古今鹺略

鑑今醒略卷六

利弊

三皇玫宿沙氏煮海為鹹其文諫不聽戮之宿沙氏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什云煮海民攻種地民歸盐之與教其利孰規

周礼所建山澤之官雖多然大槩不過掌其政令之厲禁不在于征摧取財也至管夷吾捐齊負山海之利始有盐鉄之征觀其論盐則雖少男少女所食論鉄則雖一鐵一刀所用皆欲計之苛碎其矣故其言日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

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又曰夫人予則喜奪則怒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也理故民可愛而洽于上也其意不過欲巧為之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耳

嘗謂義以生利利以加義故為政上者利民其次不與民爭毫末之以致大利下者務自利予讀漢食貨志觀所稱太公立國法管仲權輕重周景王更鑄大錢退而考鹽法之顛末未嘗不用慨然也夫鹽之為利國王者所與百姓共也謀國者以為加賦于畝畝不

若取材于川澤是故不得已專之頭其始也一引之之直為粟數斗而其後或三倍焉夫直廣則市者衆則粟常積故官無轉輸之勞無逃抄之慮而諸边富强直高則趋利者不赴趋利者不赴則粟常乏故金帛積于内帑而塞下不得食轉輸逃抄官以為任而商不與其臭其在緣海鹽積而不售窃販鬻以自給則私鹽之盜起夫此豈非與民爭毫末之利遂以失大利哉是故王者不言利非惡利也知害之有重于利也商利之住其言非不可聽也其在日前非不足為快也然而其究未有能利者也孟子曰仁義而已

矣何必曰利嗚呼可與語仁義者斯能明利害之寔也夫

汝南桓寬鹽鐵論云竊聞治人之道坊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音較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愨民愨則財用足民侈則飢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業農便也

又云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

用之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于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

魏志鄧艾言司馬文王曰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席捲之時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且煮鹽興冶為軍農之要

晉中興書太元三年詔曰鹽者國之重利

張休上言鹽食之急雖貴不可不須官可自鬻

梁天監二年秋魏既罷鹽池之禁而其利皆為富強所專乃復收之至五年夏御史中尉甄琛言周禮山

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益取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雖置有司寔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慮养子孫天下之君必慮养兆民未有為人父母而各其醯醢富有群生而擁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鄣護何東塩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体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于貧乞弛塩禁與民共之錄尚書事勰尚書巒奏曰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古之善治民者必汚隆隨時豐儉稱事役养消息以成其性命是故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畴之賦收關市之税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謂

貲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今鹽池之禁為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為供大官之膳羞侍後宮之服玩也然自禁鹽以來有司多慢出納之間或不如法是使細民嗟怨負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作之者有失也竊謂宜如舊式魏主卒從琛議鹽至天監十七年冬魏太師雍等奏鹽池天藏貲育群生先朝為之禁限非與細民爭利但以豪貴封護近民吝守貧弱遠來邈然絕望因置主司裁察強弱什一之稅自古有之遠近齊乎公私兩利及甄琛罷禁乃為繞池之民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於官司請禁之

便從之于是十六年間鹽禁凡三變矣

唐自玄宗天寶肅宗至德間鹽每斗十錢至第五琦加時價百錢則為錢一百一十及貞元四年陳少游又奏加民賦江淮鹽每斗增二伯為錢三百一十後增六十江淮豪商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按鹽乃生民日用自然之味官價既重民食必艱唐鹽每斗一錢最為平則至第五琦加為百一十已為過重及陳少游橫增至于三百七十利歸豪賈害在細民自古凡稱興利之臣惟知騁能取媚以固權寵而人主不知其為民流殃為國起怨良可惜也

唐長慶二年夏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言官自糶鹽可獲倍利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檢責所在實戶據口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富商大賈有邀截喧訴者所在杖殺詔百官議兵部侍郎韓愈曰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糴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人吏坐鋪自糶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若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

在予憂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為之陞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旬月淡食若擬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曰宰相處論道之地雜以鹺務實非所宜竇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為相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未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以犯法必不行事遂寢平叔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奈何于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

免之
宣帝大中五年以裴休為江淮轉運使自大和以來
大壞劉晏之法休窮究其弊上鹽法八事施行之按
晏之理財尤先識治体察民情及後任者累壞之休
能窮究其弊而継行之其善可知也
自唐始榷鹽歲天下鹽利裁四十万緡劉晏增之至
六百餘万緡迨宋紹興末泰州海陵一監支鹽三十
餘萬席為錢几七百万緡區區一州當晏時天下征
榷之數而尤浮之于鹽利篭取盡矣
吳徐知誥用款人汪台符之策括定田賦每正苗一

斛別輸三斗官授鹽一斛謂之鹽中南唐李先主亦用此法而授民之鹽增至二斛沿至宋時增至二斗立升謂之蠶鹽所以優民也渡江以後官不授鹽而民戶于正苗外別納鹽米如故是以洪內翰耗數文羅鶴林馬碧梧皆惻然興嘆我朝舊制民戶見丁納鈔支鹽大口十五歲以上月支鹽一斛納鈔一貫小口十歲以上月支鹽半斛納鈔五百文謂之戶口食鹽優民之意不殊往昔數十年來官鹽無升合及民而有司白取鈔銀急于正稅優民之興反以厲民官既不與鹽又私鹽之禁至爲嚴密是民終無食鹽之

期矣奈何奈何見閔西胡侍墅談

河北滄濱二州塩自宋開宝以來聽人貿易官收其筭歲為額錢十五萬緡慶曆中有上封者請禁榷以收遺利諫官余靖言曰前歲軍興以來河北揀點義勇及諸色料率數年未得休息昔太祖皇帝特推恩以河朔故許通塩商止收其税若一旦榷絶價必勝濵民苟懐怨悔將何及伏緣河朔土多塩鹵小民税地不生五穀惟刮塩煎之以納二税今若禁止便須逃逃塩價若高犯者必衆边民怨望非国之福其議遂寢

慶曆二年春復榷鹽法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司聽並邊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觔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為姦主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觔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于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末

塩悉復禁榷

復榷茶塩初李諮以寔錢入粟寔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為輕重既行而商人失孚利怨謗遂起仁宗疑变法之弊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新法之便会孫奭等論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壞解塩亦復榷之

上書者言榷解塩官得利微而民困于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于京師榷貨務受塩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耗矣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為不可
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于商賈未甚
有害也今国用減歲入不可缺既不取之于山澤及
商賈須取之于農以其害農孰若賦之于商賈今為
計莫先省国用国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
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陝西顆鹽舊法官自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范
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
至解池請鹽二百觔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
十郡搬運之勞異日輦車牛驢以鹽役死者歲以萬

計冒禁抵罪者不可勝數至此悉免行之既久鹽價
時有低昂又于京師置都鹽院陝西轉運使自遣官
主之京師食鹽動不足三十五錢則鈔而不發以長
鹽價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鹽解有常而
鈔法有定數行之數十年至今以為利也
皇祐四年以范祥為陝西轉運使置解鹽事自後推
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注邊誘人入中芻粟皆為虛
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關中
人也熟其害利常謂兩地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
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

數十百万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乞拯馳視還言其便論者猶籍籍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田況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爲轉運使于是舊禁鹽池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受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池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榷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黜商貪賈無所僥倖閭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使之

熙寧元年秋更定解池鹽鈔法自薛向立鹽鈔本其

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
安石主提舉張景溫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貲富作
業為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
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于是民間騷怨
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三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
失備

孫仲紀史館知海州日發運司議置洛要板浦惠澤
三鹽場孫以為非便發運使親行郡決欲為之孫抗
論排阻甚堅百姓遮縣自言置鹽場為便孫曉之曰
汝愚民不知遠計官賣鹽雖有近利官鹽患在不售

不患在不足塩多而不售遺患在三十年後至孫罷
郡卒置三場其後連海間刑獄盜賊差徭比舊浸繁
緣三塩場所置積塩山積運賣不行虧失負欠動輙
破人産業民始患之
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狀云一河北京東自来官不
榷塩小民仰以為生近日臣僚上章輙欲禁榷頼朝廷
体察不行其言兩路官民無不相慶然臣勘会近年
塩課日增元本兩路租額三十三万二千餘貫至熙
寧六年增至四十九万九千餘貫柒年亦至四十三
萬五千餘貫顯見刑法日峻告捕日繁是致小民愈

難興販朝廷本為此兩路根本之地而煮海之利天
以養活小民是以不忍盡取其利濟惠鰥寡陰銷盜
賊舊時孤貧無業唯務販鹽所以五六年前盜賊稀
少是時告捕之賞未嘗破省錢唯是犯人倍納後人
量出今鹽課浩大告奸如麻貧民興販不過一兩貫
錢本偷稅則賞重納稅則利輕欲為農夫又值凶歲
者不為盜唯有忍飢所以五六年來課利日增盜賊
日衆且勘會婺州鹽稅去年一年比祖額增二万貫
却支捉賊賞錢一萬一千餘貫其餘未獲賊人尚多
以此較之利害得失斷可見矣欲乞特勑兩路應販

鹽小客裁自百斤以下並與榷免狀税仍官給印奏
空頭閑于與竈戶及長引大客令上曆破使逐旋書
填月日姓名勘兩与小客限十日更不行用如敢借
名為人影帶分減鹽課許諸人陳告重立賞罰候將
來秋熟日仍舊并元降勑牓明言出自聖意令所在
雕印散牓鄉村人非木石寧不感勤一飲一食皆誦
聖恩以至舊來負賤之民近日肌寒之党不待驅率
一歸于鹽奔走爭先何暇為盜人情不遠必不肯捨
安穩衣食之門而趋冒法危亡之地也議者必謂今
用度不足若行此法則鹽税大虧必致闕事臣以為

不然凡小客本少利微不過行得三兩程若三兩程
外須籍大商與販決非三百觔以下小客所能行運
無緣大段走失且平時大商所苦以鹽遲而無人買
小民之病以避遠而難得鹽今小商不出稅錢則所
在爭來分買大商既不積滯則輪流販賣狀稅必多
而鄉村僻遠無不食鹽所賣亦廣損益相補必無大
虧之理縱使虧失不過却只得祖額元錢當時官司
有何關用苟朝廷損十万貫錢買此兩路之人不為
盜賊所獲多矣今使朝廷為此兩路飢饉特出一二
十萬貫見錢散与人戶人得一貫只及二十万人而

一貫見錢亦未能濟其性命若特放三百觔以下盐税半年則兩路之民人人受賜貧民有衣食之路當民無盜賊之憂其利豈可勝言哉若使小民無以為生舉為盜賊則朝廷之憂恐非十万貫錢所能辦了又況所支捉賊賞錢未必少于所失盐課臣所謂較得喪之孰多榷禍福之孰重者為此也

竊軾上文侍中論榷盐書有云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盐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為边防而河北獨不榷盐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為陝西之盐

与東京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千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獨法存而寔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与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万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為輩特不為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于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于他路一旦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榷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

名為誤哉且榷塩雖有故事然要以為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折矣右臂何為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与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于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于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觔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塩商私買于竈戶均為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于兒童之見東海皆塩也茍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〻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

錢常居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横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期月之後則其利必歸于私販無疑也食之于鹽非若飢之于五穀也五穀之乏至于節口并日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搉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課之不虧殊失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為本一錢為利自祿吏購買修築敖庾之外所獲無几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

明者不為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乎作始作俑之漸至于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変之难遣使会議経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遅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难也今既已権之矣則他日国用不足添價責賣有司以為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蚕衣被天下蚕不可無鹽而議者軽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狄武者以為朝廷既有成議矣雖争之必不從窃

羣易至生變乎嘗詢之亭丁謂倉臺給降本錢以一萬緡計之使司退三千緡為敖底鹽錢二千緡為官吏費止有五千緡到場移借侵用之餘散及亭戶者無幾每斛業秤所請本錢莫償澄滷買薪之費非藉私鬻破家蕩產豈還供官惟有逃竄而已鹽賈鹽丁窘困如此不思救其本而欲禁私販祇生事以激變耶給與用何濟請禁科賣食鹽高宗曰鹽雖居民間常用之物科賣則為大害朕在京東目擊之其後盜賊此起今當嚴禁之大哉王言也

崇寧二年更鹽鈔法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

以誇富強而罔思匿俾商人先輸錢于搉貨務請鈔赴産塩州郡授塩而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貲更鈔已輸錢悉乾沒于是有齎數十万券一旦廢棄者朝為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边儲失諸提點淮東刑獄章繹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繹官

政和八年末塩改袋制且許既過損其税必更買新鈔方带給舊鈔另对带去

淳熙三年謝師稷任建延汀邵四郡民苦數塩之弊乃按法令力禁除之五年秩滿奏事數陳塩法利害

後畀漕事稷再至部凡塩之利害悉罷行之

殿中侍御史朱熠議狀買浮塩云塩之為到悖矣以蜀廣浙數路言之皆不及淮額之半蓋以斥鹵弥望可以供煎烹芦葦阜繁可以備燔燎故環海有亭户有鍋户有正塩有浮塩正塩出于亭户歸之公上浮塩出於鍋户鬻之商販正塩居其四浮塩居其一端平初朝廷不欲使浮塩之利散而歸下于是亦置十局以狀買浮塩十數年來鈔法屢更公私俱困真揚通泰四州云十五萬袋之已塩視昔猶不及尚何暇為浮塩計耶是以貪墨無恥之士大夫知朝廷往買浮

塩龙断笼利累累竈户列處沙洲日籍錄而之塩以延旦夕之命今商賈既不得私販朝廷又不與收買則是絕其衣食之源矣為今之計莫若遵端平之舊式收鍋户之浮塩所給塩本當過于正塩之價則人皆與為市卻以此塩售于上江所得塩息徑輸朝廷一則可以絕戎間争利之風二則可以續鍋户烹煎之利

淮南轉運使蘓頌議減淮南塩價云臣伏見淮南一路財賦浩繁元籍每歲賣塩額錢一百餘万貫贊助經費而近歲連併不敷議者咸謂不能禁絕私販侵

奪公利而然且瀕海瀉鹵所生而宿亳諸州連接京東西通商地分販者不宿昔而獲享利雖峻刑不可禁加以私貨美而價賤官貨惡而價貴民向既利于私易則官鹽無由得行只抑配坊郭人戶及過往舟船如此課額何從而登辦也臣竊聞曩時建言者欲將一路官鹽減價出賣或有欲只減出產州軍價直者臣以謂遠近一槩減價誠未易遽行且于出產地分通泰楚海州漣水軍及通商隣境宿亳壽泗等州減定使公私之價不甚遼絕則民間樂買者必衆而私販自知利薄而重犯法矣

黄履翁論鹽法之弊云夫鹽者民之日用不可闕大農國計之所仰惟淮海解池最資國用蜀井自贍一方河北之鹵素無禁約國朝淮鈔未行置倉建康江浙湖廣以舡運米而入真州因舡回鹽而散江浙湖廣此之發鹽得船為便彼之回船得鹽為利國不匱而民亦足費省而利饒此李沆之良法也自蔡京更改轉般法壞始則俾商賈入納于官而為鈔法以遠近為差終則俾商賈已納其錢鈔復不用而折閱益甚此海鹽之法壞于蔡京之手國初解鹽通商陜京為便商以納錢之鈔輸貨務官以給鹽之鈔存解池公

家無輦運之勞民用無泥沙之雜與毋以鹽奪課則防之西夏以鹽入界則禁之公私通融居民便利此盛度之良謀也自蔡京解之鹽法盡廢而滄之鹽價浸踴西北之鹽鈔多剩而榷務之錢鈔浸阻況川雨水不常地脉消耗此解鹽之法浸廢于蔡京祖宗以廣蜀僻遠恩澤鮮及貢入常多故不思以鹽之利而重困之邛州一旦減鹽井之課至一百萬此王克臣力言蜀井之不可榷也夫何王宗望小人以商賈之利而損國家之依膚蜀之鹽姑榷矣祖宗以河北自安史之亂藩臣竊有其利因而以鹽之稅固無毋榷加以

河北兩地彌望非如蜀井鮮池立墻塹以封守敖波即成非如南方瀕海待煎熬而易察也張方平痛論河北不可榷也夫何子厚姦臣以其欽之法而為國寇之計河北之鹽始毋榷矣此國朝鹽法沿革之大略也愚嘗因是而思之天下不可一日無儒者之論也何者君子之為國計為公而不為私小人之為國計言利而不顧義自公私不兩立義利不相合而天下之正論廢矣齊之鹽筴不行于太公之時而行於管仲圖伯之日漢之鹽榷賴罷于賢良文學之口而力行于桑弘小人之說此猶可也國朝淮鹽之法李沆以

公行之而便蔡京以私行之而病解鹽之法盛度以義行之而利蔡京以利行之而契庸蜀之鹽王克臣不之榷而王宗望榷之河北之鹽張方平不也榷而韋子厚榷之君子小人其捄鑒也如此彼小人者不通以規利為遠謀以富国為大功而国嫁之重計生民之大業彼何知為古今之所以為民禍者未有不由小人之誤国信矣夫天下不可一日無儒者之論也

周輝清波雜志熱波之利特盛于淮東海陵漣居其家紹興間歲支鹽王十餘万席為錢六七百萬緡于

以佐国用其利溥矣自增置真州一倉遂稍損舊数
捍海置堰肇自李唐本朝范文正公稍移其地疊石
外固厥後刓缺不常随即補治淳熙改元復圮于潮
汐時侍制張公子正守郡益加扳築不計費惟取堅
寔官費不足陰以私帑盬之迄今是頼侍御史李粹
處全記其成輝旻年遠在鄉里乃得其寔盬席錢緡
之数

江鄉幾雜志鮮池盬歳課愈多而不精者老云每南
風起盬結須以杷翻轉令風吹則堅寔今任其自熟
其畦下者率虚軟吳左丞冲卿云初任臨安日捕到

鹽令鋪戶驗之外界官鹽則形輕私鹽則形重患為鋪戶所欺列於遮下各取數節裹之外用帖子題記置案上分鋪戶作兩番去帖隔驗之然後欺獘始斷其驗法細詰之乃肯道云煮鹽用蓮子為候十蓮者官鹽也五蓮以下兩水滴為私鹽也私鹽色紅白燒稍厭染其色以亂官鹽於是嗅以辨之自是不用鋪戶自能辨矣

西安州有池產顆鹽周回二十里四旁皆山上列勁兵屯守池中役夫三千餘皆悉亡命卒也日支鐵錢四百每多竊鹽私貿蚕絕塞難得鹽自興河蘭郡以

而仰給于此初得此地其人歲入冦今則拓地六十里斥候尤謹邊患遂絶泊完堧

宋侍御汪徹奏罷鬻塩疏臣竊惟陛下愛恭黎元視之若子冉降詔令務從寬恤惟恐州縣之吏刻剝苛擾以傷其生德至渥也臣訪聞漳州鬻塩一事重為民害嘗詢究之而得其説頃年陳敏一軍駐于漳財用俱有闕也州縣從権鬻塩以給其費今此軍移屯于泉久矣而鬻之如故中間雖罷而復興百姓屢訴而弗察蚕于村郭分十有八場：有使臣為塩官下有守把兵卒之屬將民户編排為甲月赴場買塩定

其等第限以觔兩涂山旁各鰥寡孤獨之人舉无遺漏納錢不满其數則追呼箠楚隨之合境騷然其流毒有不可勝言者雖潼郡計藉此以寬鹽官更此以富而斯民病矣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馳罷無使一方怨讟有傷至化取進止

肇慶志云鹽煮海而成非人力莫致故藉惟丁之登与民異計丁辦課制也其後築田為地司水清沙瀦于井瀉池不及半寸烈日暴之而鹽成矣丁亡絕以田補之一井當一丁之課于是有丁引有田引而田始登于籍富者田數千百井鹽丁之額如故田引多

則蹈亡絕丁引毋溢額貪者有其寥乎高要人綦毋應當宗宣和間副轉運傾廣惠潮思鹽課謂鹽田當于富人因廢竈故額捐于元豐請買田依灶納課許之其言今施行亦煮鹽之田也閩中嘗歎折色招商行于漳泉如粵不果盡令折色聽商自買而耗之總之商竈兩便而已矣

罷大經鶴林玉露云廬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戶納苗一斛官支與鹽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郡差遠添支一升渡江以來非惟官不支鹽反勒民戶納鹽由是輸苗一斛者并鹽為一

斛三斗五升而兩縣亦皆增一升今每買官不支錢而白取已為可怪若鹽者乃以其予民之數而為取民之數抑又甚矣然前後牧守不知幾人曾無一人惻然動心為之歎奏蠲閣者是可嘆也

陵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上下甚寬廣獨中間稍狹謂之杖鼓腰舊自井底用柏木為幹上出井口自木幹垂綆而下方能至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井幹摧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隨雨下稍可施工雨晴復止後有人以一木盤滿中貯水盤底為小竅釃

水一如雨點設于井上謂之雨盤令水下終日不絶如此數月井幹為之一新而陵井之利復旧

玉壘陳于陛之川中塩井之法甚弊有井方有課因旧井塌壞而上司不肯除其課故百姓受累即新井亦不敢開宜主為法凡舊井課悉與除之新井計其開鑿開成之日報官免起三年課後方徵收則民困可甦而利亦興矣

延綏鎮志按塩池攷之西漢朔方縣有青塩澤金連塩澤又北地之弋居上郡之獨樂龜茲屬國都尉西河之富昌朔方之沃壄廣牧五原之成宜各有塩官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其在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與會州河池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今鎮屬之池東有長鹽池紅鹽池兩有西紅鹽池鍋底池狗池及大鹽池其長鹽池兩紅鹽池鍋底池原縣境外周無容議而兩路如狗池無故為議禁大臣弃寧夏之抑揚一堡棄之虜不可惜哉此亦宜恢復者然未可輕舉也至于大鹽池則在邊嘗聞之土人小鹽池并畦尚煩人力乃大鹽池則天產自然

之利也昔周廣順二年慶州榷塩務抽税錢與塩之外他無邀求并馬瑞臨以為今出税置吏惟青白二池此其品可知宋青白塩出烏白池西羌擅以為利自継迁叛乃禁毋入塞未几罷慶曆中元昊納款請歲入萬石售于縣言此其歲產之數可知諫官孫甫等言羗边户嘗言青塩價賤而味甘故食鮮塩者少雖刑不能禁今若許之則並边蕃漢尽食羌人所販青塩不能禁止觧塩利消陝西財用屈矣此其利可知今大池以天順四年大监王青奏額則課一万五千引後并小塩池已一萬三千引後又削大池止三

千三百引及訪歲收之數矣池又且不及七八百引矣況先是大鹽池之行無延慶而有之通年靈州以小鹽池請慶陽專行焉而大池閉矣每訪私鹽流行遠遠西風鬼蜮商販以私奪公其利在彼其害不在此乎若夫馬湖峪碎金驛之鹽越販臨石吳嵐官雖厲禁莫之能止但其場為屯粮起利之地且既有鹽鍋之稅徵不宜察淵魚筭牛毛為據據之改然煮鹽之鍋既有息矣當必有增而無減獨不可時查其數之多寡乎私鹽之捕既有法矣或有通同而作奸獨不可密稽其行之公私乎國用軍儲今方告詘未可

置比不一講也若夫大塩池之阻滞則难言之矣

国朝取民有常課曰戸口食塩曰魚課曰商税益洪

武初開中之法未行官予民塩計日收其錢鈔用以

通錢鈔法于天下其後有商人引塩民自買矣既已

征商而民间錢鈔亦遂不得免

我朝凡官民食塩皆出于官計口納米男子成丁婦

女大一口歳各納米八升官支與塩三觔後塩不支

納米如故天順年間因鈔法不行乃罷米折徵鈔貫

弘治年間改鈔折銀

会与川国朝塩法祖宗立法最善歴朝罣更盡天初

意如常服存積空有其名餘塩割沒倍增其數甚至
設工本以妨正額通河塩以亂正單二者其敝滋甚
近年議革塩法始通若額數漸加規條漸密則在司
時通變而已

徽郡志洪武四年兩浙運司發至塩引五千道至本
府招誘客商洪武五年又發至引一萬道至洪武六
年本府徽同運司二千二百三千七道是年九月有
旨以其仰配州縣害民罷之聽從客商中買

昔商人中塩一引才輸邊粟二斗五升恒捺其鼎灶
部辦塩一引給工本鈔二千五百文可易米一石故

課易辦鹽有餘積民戶口得于運司支口食鹽自給有司因徵其入曰鹽粮自鈔法不行灶戶口以耗散商人每引增至銀二兩口食鹽亦不復給商民益交病之然鹽口之稅官吏每口一十二觔市民六觔每觔納鈔一貫鄉民二觔二兩五錢每觔納米四升三合二抄五撮鹽雖不給而原額固在有司因併其額入稅糧內帶徵食鹽廢而私鹽日熾矣有司知其原復其舊制艸蕩以歸灶不以稅民鹽口以惠民不復併稅則私鹽息而商利倍邊儲尚亦有賴哉見嘉興府志

国初各場灶丁官給本錢今蕩艸採輸鹽辦課上納本色鹽觔邊商中引對灶支鹽而立法止許本年之引支本年之鹽續引鹽觔貯廒走滷消折承役者十常九廢正統中侍郎周忱議今附場者為濱灶遠者為水鄉灶濱灶納本色水鄉灶納折色銀設百夫長集狀往々徵索逾額灶大困成化時都御史彭韶改議水鄉灶盡歸民役水鄉艸蕩亦給派濱灶折色銀亦炤丁派徵蕩不起科而催徵之役影撫無形之斂寔遂開豪戶兼併積役橫科小灶之漸矣嘉靖間將本色俱徵折銀于是有總催々課觧司給商買補灶

丁之困亦自總催甚場蕩為豪强兼併鹽課為團書乾沒奸者創為照丁僉催之說既將小灶本名荒熟蕩與總催抵退丁課而小灶恨該催扳役更出丁銀重科繁費鬻妻賣子以填溝壑矣万曆四十二年本湖邑生趙志全会同倪琳城趙志守等建議本場豪戶蕩連千頃而反漏役小灶苦無立錐而竟陷催惟是役不照蕩則責上責下祇供場霸之需求蕩不着役則派東派西悉憑團書之出入謬沿照丁給蕩之空名竟失同蕩役肚之本意鹽臺楊公鶴特批始蕩僉催比不易之論也但將蕩戶名丁寔查蕩産若干

不許花分影射計亂金差按籍可定其責灶有丁無
蕩者不許波及課從蕩出則丁差自減造福多矣仰
府会同嘉興分司逐審定派無庸赘詳列入鹺規遂
為定憲見平湖縣志

廬州志司理徐日炅云祖灶自　國初占籍為場十
二為里二十止納課鈔草蕩無徭役經費明以要荒
寬文法已乃侵佃民業收入版圖而時其遠近習成
積俗所占之業恒四之一所輸之稅無什之三每借
解于民粮以足其額追之不至急之則走險以拒命
于是灶田日增而充愈甚民產日削而累愈深故全

議以灶戶之責分司毋致釐蕩傷嘉穀也
四川志云夫天地有自然之利王者導其利而布之
若淮浙閩廣之鹽是也或風刮而鹹成或海煮而利
溢其用力寡而其取數多若川鹽則不然相地鑿井
深至六七十丈淺者三四十丈既得鹹泉然後甃砌
大井以牛革為囊盡數十人之力晝夜號呼推輓始
得鹹泉以柴煎煮然後成鹽小井則以竹筒設机抽
水謂卓筒竟日所得無几或有井老而泉枯淡或有
坍塌而難脩葺或漲沒而井不可煎或柴遠而力不
能給鹽之利病遂至懸絕民力日憊矣課日逋公私

俱困矣

謹按川屬工流永通富義仙泉黃市福興廣福華池

通海新羅々泉都山涂井雲安大寧凡一十五鹽課

司各設大使副使分涖之其法密矣迨來井泉日淡

山崇日遠耗通而民日　其　有不可勝言者予

向守夔常設豁鹽課以便　人大寧雲安鹽

課事宜一照鹽禁以通商旅二復本色以灶丁三減

課以狀寔利四設推一以　獎此惟酌議二邑

之課免禁通商本色恤灶則似達之通者可者至于

豁絕丁以矜灶戶之苦廣新開以補老井之缺宜亟

行之廉貪因少魁而奸頑者不得侵利其鹽政之大端乎

廣西鹽法漢元狩四年斡海山之貨置鹽官二十八郡而蒼梧居其一唐劉晏始行常平鹽官自為市歲得錢百餘万緡而軍饟官祿皆仰給焉官之鬻鹽蓋自此始宋時二廣之鹽皆屬漕司量諸州歲用而給之廣東地沃民饒商人輻輳故行商鹽廣西廣而凋瘁食鹽無几商不樂趨故官為般運紹興間議易二廣鹽法安撫胡廷直欲俱行客販轉運司主管文字徐夢莘爭之廷直遂其議不三年商賈毀業民苦無

塩自是官般如故是廣西之行官塩自宋然矣元至正間也兒吉尼以中書省平章政事兼肅政廉訪使時紅巾賊入湘南嶺表震動吉尼議甃石城以拒險要遂損官俸貿易海塩獲倍稱之息版築經費計銀二十餘万皆取給塩利四年始克終事民不告劳粵至今賴焉

国初行塩專以利民其後則以佐軍興商自為轉輸而官税什一其利頗鉅洪武二十八年兵部尚書唐鐸言長沙宝慶衡永四府郴道二州倉塩甚艱廣東積塩有餘而廣西新立諸衛粮饟不足若將廣東之

塩運至廣西中納軍民交利其于計便　上從其議
命廣東二提舉司運塩八十五万引至廣西桂林以
給商人之入粟者于是粤東之塩始達之粤西湖南
矣
丘濬請行轉般法議云今两京運道所経凡三運司
淮塩在南滄塩在北山東之塩居其中往時会通之河未
開水陸分隔各自通商給民今則一水可通惟今三
處之塩價直各有低昂中納各有等則而惟淮塩之
價最高殆居其倍山東之塩抵河頗遠而滄塩近河
而價最廉臣請行宋人轉般之法遇有官軍運糧空

船南回道経滄州每船量給与官塩每引量與脚價俾其運至揚州河下官為建倉于兩岸委官照數收貯來數不虧然後給与脚錢少有虧損即与折算如此則官得倍稱之息軍得順回之利積塩既多乃令通筭累年客商所中常股存積等塩共該若干依次給與見塩不出一二年間支給完足然後行匡向所陳官給牢盆民自煎煮之策此後又乞于河間一帶出塩去處不分民打灶戶皆許其私煮既已成塩具數赴官告賣量為定價給与見錢陰雨之時則或加或倍有私賣及買者皆抵以私塩之罪其錢乞于內

幫豫借待成效之後筭還年年存積歲歲轉般積之既多遇有急用即出榜定直召商于所用之地或上粮芻或輸金帛付以執烙定以倉分俾其親詣其所即給以見鹽于行鹽地方発賣如北比之舊法當得倍利非惟得以足今日之用亦可以銷他日之患草茅偏見未必可行姑述之以俟

弘治三年刑部侍郎彭韶奏曰臣惟各場灶戶多有艱窘年登尚口暖不充一遇水旱立見流離其府州縣雖有預備倉粮然積之亦少本管人民有不能數者豈能有餘及此灶戶耶所據灶場宜作區処臣近行各

場巳置預備倉聽候乞令今後巡鹽御史并小大問刑
衙門若有提問徒罪以上灶戶審果有力并一應干
礙鹽法事內人犯杖徒以上罪名應該納米贖罪者
俱發所在場倉炤罪上納米穀及應入官船隻頭畜
貲物亦各變賣備銀送發該場責令官攢看守如該
場無倉去處則于有司官倉上納另廒收貯俱中巡
鹽御史處查考盤驗積攢預備遇有凶荒庶可賑濟
十四年巡鹽御史馬允中奏稱開去邊方引鹽不肯
趨納皆因運司之開賣銀兩故商人舍遠就近戶部
議得今後照舊各邊開中名商上納本色粮艸不許收

受銀兩布貨不得再于各運司提舉司開賣銀兩阻壞塩法誠知本之論矣豈知題奏未久而旋復廢格益　祖宗舊法壞之甚易復之甚难如此或謂邊方賣塩得利少運司賣塩得利多若以運司所賣之銀觧送邊方趂時糴買亦無不可但邊方官自和買不若通商轉買事体既便狀利亦廣況有各處折粮折艸年例觧邊銀兩自可召糴何待塩價近因各邊本色糧艸素無蓄積一遇虜賊大舉入寇命將出師整理軍餉倉卒無措或遇大户運納本色或遍行州縣富民究運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直隸畿內之民深

被驚動不寧多致失業幸而不久虜賊北遁官軍罷
歸事稍寧息設使半年住劄在边不散班師轉输必
急加以中原凶荒内变將作雖有智者不能為謀慮
及于此然後知邊餉不可不預為之偹欲偹边餉不
可不開中本色糧艸泰人三十鍾而致一石誠以遠
致為难不論其費也况塩乃天地自然之利取之無穷
捐之于商而得之于邊又何惜也今兩歲額塩七十
萬引以每引中米五斗計之歲可得米三十五万石
可勾三萬人一歲之粮以各運司一歲所辦額塩量
其虚寔布与各邊一歲一中雖所入多寡不同

課有遞久而累歲中納不已必漸有積蓄視積銀者
利害相萬也但舊法久壞邊難興復又恐規制不定
商人觀望如御史馬允中所言必須申明定制示以
永久若遇各邊寧靖成熟三年之後商人趋中可見
成效此整理鹽法根本大要舍此不議皆末務也
御史林誠興利除害疏略長芦運司所屬場分興國
等六場鄰近水次嚴鎮等五場雖有陸路去水稍便
其滄州海盈十三場陸路寫遠每遇派給商人回運
費重難有虧貲本情願不支其鹽課別無支用堆積
年久消折合無照依山東運司所屬陽信等七場折

納布疋自成化六年為始每塩二大引折納濶白綿布一疋徵觧通州通濟庫交收以備折俸支用其餘該辦本色塩一十三萬五千七百七十五引有竒開边報中

御史万鎡陳愚悃乞 聖裁以便遵守疏略先該太監崔通奏称長芦運司支塩四十引俱係新煎暴塩走鹵折耗甚多要增買添包塩觔以償不足及稱河乾水淺洪閘湍急要令小甲雇覔民船臣恐所奏果行不無滋夾帯之弊增供役之費上虧 国課下困

軍民合無每引每加耗五觔不必自行增買裝運止
用原撥快船四十隻不必每雇民船庶　國計有補民
用少蘇而于本官亦非無益
御史陳克宅陳奏見以救時弊七事其一節略云鹽
非引不行引非鹽無用鹽引不可以相離者也惟老
奸商賈將賣鹽已異退引不行銷繳或往來齎執影
射以致官鹽不行新引阻滯而人不樂于報中坐是
故也爲今之計凡遇商人告掣之時必查追先次掣
過舊引入官方與呈請掣放給與新引水程如有依
限銷繳或限未滿而先繳完足者即將本商後次引

塩隨到隨掣敢有過限不繳者仍行住賣地方官司
查追每年終運司將追過退引追冊呈報巡塩衙門
查考以定賢否退引類觧戶部不許積貯在庫凡運
司考滿通計追過退引分數以為黜陟如此則退引
不患其繳矣
御史王完乞將實以溆時弊九事其一御畧云乞行
各運司照例將各塲分查審其可為上等其可為中
等其可為下等著為定籍觧送巡塩衙門印驗仔照
遇有商人執領勘合投司亦就挨次上簿比對掛号
詳允之後查將該年分第一起商人在首名者取次

派搭如有鹽一千引每場派三百三十三引務令調停不得恁意低昂以開請託設有軒輕高下事發者問以枉法贓罪發遣其正德十四年以前已到倉鈔無鹽支給者俱令自行買補或于積有支剩殘鹽內查支數盡而止不得再行透入下年那移紊乱如此則課有定年商有定守而姦徒不得肆其覬望之私矣

御史魏有本陳言鹽法事宜以備採䟽其一節定掣期以平價云竊惟鹽貲食用与穀粟同缺之則踴貴必然之理也聞有巡鹽御史凡遇掣鹽則引嫌避事称病推托致使鹽貨壅積商人守待經年鹽價日高與販之徒射利爭趨而莫之能禦臣愚莫立為定期如淮浙各批驗所鹽多者則四時掣以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為期長蘆山東各批驗所鹽少者則春秋以三月八月為期凡遇前項月分商人先期運集批驗所按期中報御史選委官員亦如期幹辦其御史二年雖滿代者未至亦須按期行事不得輙止如此則鹽

課流通物價平民用足而私鹽漸息矣
戶部尚書王杲議處鹽粮疏有云臣等查得先年各邊行有搶上之法始為盡善其法每遇開到引鹽擬定斗頭分派城堡盡數開出明給榜文揭之通衢聽各有本商入搶先上納凡銀粮但以先入庫為定出給實收先後填給勘合則商之有貲本者雖千百引不限其多何待於買窩其無資者雖一二引亦不可得何窩之可賣商人上納之多寡在其資本之盈縮郎中等官雖欲高下其間亦不可得既不招怨于人亦不取謗于已一舉而三益法無便于此者先年邊

計之臣每〻行之至今称便近年郎中等官有才識
者間亦舉行但未題奏　明旨著之通行遵守致此
救邊良策廢格多年今塩法壅滯飛輓不行皆由商
人無利則占窩者侵之也夫商人扶　重貲勤動終
歲始營什一之利其折本破家者又往〻而是占窩
者則白手網利坐贏十倍　国家以二百四十觔
之塩始得銀三五錢占窩者以一引虚窩先得二三
錢是其工与　国家争課下致商人失利消耗軍儲
妨廢邊計莫此為甚况迩年以來胡虜跳梁芻糧匱
乏之苟可以少裨国計臣等敢不悉心計處合無通行

各該巡撫都御史及各管糧郎中主事等官將搶上之法着寔舉行如有不行遵依以致仍前買窩賣窩者本部查訪得出從重參究其前項空白文簿仍行置發各該管粮郎中主事等官無郎中主事去處發巡撫都御史各收掌除先驗銀粮革除外將各商人納完糧草銀兩寔收數目先後年月日時次序并本商年貌籍貫填記簿內事完將前簿即封差人送部轉發巡鹽御史收候查考奉 聖旨是這預開鹽引事宜都依擬行欽此

隆慶初都御史殷正茂平古田議增營伍為善後計

而歲費不資左藏稱詘因請之于 朝傚元也兒吉尼故事而綜理加焉其督鹽則用指揮其運鹽則用旗軍其鹽運則屬府佐其數則每歲廣東買鹽七千五百引每引重一千七百五十觔分十四包每包重一百二十五觔每船一隻裝鹽二百五十包共二千四引官買三百包運軍帶五十包以償其勞其運船則官自為造其買鹽及厰稅一如商鹽之例其運鹽往返以四月為期歲可三運其湖廣行鹽之價則與時低昂官鹽商鹽互相搭配各居其半除工本諸費其利息一歲多可二萬少不下一萬五千後以撤卒

不習水道而武弁多藉為奸利曰改民運改上船為
中船改官旗為水甲而以府官督之水手所帶鹽包
以漸殺焉然所江灘高水道蹇澁昔之三運僅可併
為一運而計一運之利與三運大略不甚相遙其西
左歲自是稍麤矣
頃曩時販商俱粵東富家子而韶連諸邑是商私販
往々相屬自行官鹽商利漸殺私販重繩商人造為
浮言以撼當道而總督都御史劉堯誨衡人也遂極
言官商不便欲于韶連二路量增引目粵西撫臣郭
應聘按臣胡宥亦以情關上下大司農議曰廣西運

塩之議原為新添兵餉而設一日不可無兵則一日
不可無食吾西省官運之塩旋行旋罷兵食俱乏之地
方坐困咎將誰諉似不可以一時商人之私便而忘
地方將來之遠圖也宜從舊議 上曰這兩廣都是
朝廷地方軍餉比之通商干係為重這塩運只着遵
照近奉欽依事理行不許再議紛更然兩粵之議呶
呶未已官東者則左袒東人官西者則左袒西人而
東粵薦紳家亦起而爭之上從科臣言行督臣郭應
聘覈議如殷中丞指由是官塩始通而衆喙少息矣
嗣是按臣行部每更一官輒更一議所以草奸剔蠹

至詳矣而因六步窒焉迩年直指疏請官鹽百包許
帶私鹽六包重以押運之官朝更而夕改官非正途
船無統紀市利者相煽爭利者相攻長年諸役靡所
領忌故夾帶之禁益嚴而鹽滯益甚稍遭旱涸即減
一運之半矣夫民之趨利若水之奔海然不隄之則
潰而過隄之則壅世未有不利于下而能専利于上
者也當啟中丞首議時每鹽三百包許運軍帶五十
包今且殺其三之二矣彼見待軍之如彼而徒民之
如此安能俛首而甘心者况其衝凌于狂波巨浪之
中奔走于嚴霜烈日之下一遭蕩耗輙令陪償利步

而害多彼獨非人情乎故水手之不可不優也勢也或謂曩之官軍自食其力今之水手已給之工食以恤其私似未可例論者不知官軍有月糧有行糧未嘗不為其身家計即水手之募倍于官軍則夾帶者亦可率于官軍不應遽若是懸也今縱不可復中丞之舊而就中酌量以百包帶十包此外有夾帶者必置之法彼樂于加派之利而惕于沒官之害誰敢以身試法哉然欲禁私鹽而不更官艇是導其源而欲塞其流也查之舊例木馬船只容二百包今之船且十二艙即三百包猶寬然有餘是名更而寔不更也

彼安得不滿載而歸也今當委官督造長以八艙為止每船只許容一百五十包而又多造小船在于樂卻限以官鹽報稅之後即驳之小船則私販者既無寄頓之地而駕艇者不病往來之难未必非通商之課之一助也夫卻前事之人長慮却顧故其法似寬而行之可久更事之人以剔弊為功故其法常嚴而莫必其後夫豈獨鹽筴然哉

儋志鹽課云儋陽之求賣者婦女耳求買者黎村耳無論船載車運即一肩挑之強漢無有也無論大商巨賈即一積聚之小鋪無有也儋市不出井里直不

越疏播負不過女媼主計者且比例雷廉比例淮閩特未目擊其狀耳又云通州婦女一千三百二十九口每口派鹽鈔銀一分二厘七毫零今派及男丁失初意矣

粵東產鹽之場行鹽之地俱亞兩淮而兩淮邊終歲共一百餘萬粵東解京存省充餉并截留稅監總計祗一十七萬有奇較兩淮不及十分之二增引加頓自為確議況福建題添引課粵東獨行私票利尽歸商反虧國課

吳興掌故集鹽口考云宋制兩浙歲計丁口官散食

塩每丁給塩一斗使輸錢百六十有六謂之丁塩錢然其原寔始于南唐李氏有国時制為塩丁之額吳越彷之而宋不復改以至于今也至皇祐中許民以紬絹依時值折納謂之丁絹自鈔法既行之後塩尽通商而民無所給每丁仍增錢為三百六十謂之丁身錢大觀中始令三丁納絹一疋當時納錢未有陪費其后物價益貴乃令每丁輸絹一丈綿一兩皆取于五等下戶民甚病之浙江俱困而湖州尤甚故紹興間湖守陳之茂因請折絹以五千為匹仍不以添丁增賦乾道八年烏程令余處恭仍乞以七丁科一

尺自是為例民以僅穫至我　朝仍其舊額謂之鹽口于田賦上帶科而人不知其所從來故予考其始末著之于此李氏雖有鹽給定為作俑我朝視宋已為輕故惜無究其源特為建白之無狗亂周雖刀之末可也

會稽誌云兩浙運司三十五場灶十六萬五千五百七十有四歲辦額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而甘肅寧夏固原延綏大同宣府榆林代州等九邊邊各置鎮鎮兵多寡所在不同始以每鎮萬人論之必七千為主三千為客而鎮臺召商中納如滿千引

必派七分為常股三分為存積甘肅陸運引輸銀三錢其他八鎮引輸銀三錢五分即前七百引為銀二百四十五兩又分而三之中取二分留米一分留草豆寔之邊倉以給主兵而商則貴引到場挨次守支常股之鹽尚餘存積三百引則與守支異目矣必臨調官兵然後名商中納其價獨重易粮給兵如前而貴引到場得越次先支此國初法也成化以後漸亦难行如商引合支常股而本場獨有存積合支存積而本場獨有常股既不得通融渙不許更費又或鹽積而商久不至則耗鹽商至而鹽久不出則病商于

是當事者既請合計全浙灶丁與九邊報中引目不論常股存積悉議徵銀于灶丁引錢三分七厘總輸于運司商至引給銀二錢一分八厘隨得邊報中環轉不休而引目仍聽其轉貿徽浙內商令內商得以自貿灶鹽初法盡改矣

上海誌云正德間顧文僖公修府志而書鹽課之後曰灶丁消耗蓋有其由不與講究本末每遇金補即議均陪事當探本謀須慮後松田稅重極矣又加以海孰能當之此長民者所宜留意灶丁消耗縣民受害固由富家窃據鹽司田土若歷年官司莫能清理

亦由胥催欲分富家世家以致此輩聞有言及者即
走馬會黨計產合財五六百金指日可集以賄吏書
吏書為之心醉以餽士夫士夫為之遊說以購姦猾姦猾為之
告撓查勘申詳動經歲月言者力竭而事在高閣矣
合無悉聽此輩必為永業但畝依官地起科以足額銀
則富家不消阻撓胥催咸得減課誠欲清理須正經
界先年府縣鹽司丈量田土中間常隱數里今幸民
田再經丈量圖冊具在畧加檢覈即難影藏宜令各
場背各催限三日內于民田灶地及各團甲界上每
百步築一墩以正大界灘場艸蕩悉照熟地主尺許

膝峙以為小界乃自民田以至海涯依法編號丈量

近丈量者亦須覈丈備造魚鱗圖冊分别田蕩灘場

照依官地起科不過兩旬圖冊完備總計該徵銀數

踰於課額即通融均减若不及數即通融均加至不

可加乃令縣補

閩誌云鹽課與鹽糧本一事而寔不仝查得福建納

課鹽場凡七所上三場為上里海口牛田原定附海

去處辦納本色名商開中下四場為惠安潯美浯洲

浯洲鹽色低黑商人不願報中止是折銀解給官軍

月糧有中鹽者謂之行鹽地方故有禁例無中鹽者

則無禁例此福建鹽課之大略也

又云國朝優恤鹽法雖以米受鹽而比民間本折之納為輕雖編入里甲納丁料而均徭驛傳夫馬机兵各項名色俱免惟其優恤之厚故狡猾者趋之詭寄之弊滋而鹽户各增其糧矣鹽户之糧既增民户之糧必減一遇差役不支乃至借編于外縣南安為三縣所借編其銀千有余兩故唐知縣取弘治五年為則以嘉靖二十年反較之丁損于舊數倍糧益于前數倍有丁而後有糧丁損糧增詭寄之弊可見于是申定之有額而弊始革但其不計推收出入為欠斟酌

耳然塩法倭免不可不力爲限制蓋粮而皆塩户所有也既富夫难以附益若其粮非塩户之所有也其又何辭若如浮粮每縣限定其數庶几有定乃不詳察其本末指爲偏見其果然哉其果然我徽唐知縣此議二十年來三縣當後失粮額數千此不惟于南安有功而于三縣未爲益也姑具存之以俟大君子參詳云

塩法自葉淇倡折色而塩政壞邊與腴商與丁皆貧憊莫能支

按丘文莊曰我 朝户口食塩蓋計口出錢而償之

以鹽非宜取也但有司失于奉行近者徵鈔如舊而民得鹽食者益鮮矣陸贄所謂此時弊非法弊也振舉之則民受寔惠矣今京官戶口食鹽尚文本色

仁和郎瑛七修類藁 國朝預鹽于民而歲收其鈔故曰鹽鈔今鹽不鋪而徵銀如故何遍泉先生嘗論祖宗良法不得推行如鹽鈔一事今徵銀又不停止無一人言者可慨也予以何非可言者耶不言利國也蓋之書利名也燕泉亦有是哉

嘉興黃洪憲碧山學士集 國初課鹽設團法每引

給工本餘鹽給鈔收貯官民稱便厥後鈔法不行竈灶無從得食各散煑其家以便私販而團法徒有其名耳私鹽盛行則官鹽益壅近日商賈所販皆私鹽也今計天下一歲鹽課改折僅二十餘萬而諸邊且運司供費已累鉅萬又何用理鹽為哉愚請復 祖宗團法官與牢盆鈔既不行易以銀米務孚其直而恤其私餘鹽皆貯之官邊地既墾商不必納引令其就場輸丈又令沿海貧民許其担負而沽則其得聊生而官受実利矣且今日東南鹽價率取之民田而又歲出役銀以供兵捕之費民何所堪命哉若鹽煑

于官私販自息陪納可免而捨役可輕矣合天下計之歲入可四五百萬視兩税不啻十倍又何憚而不為哉此塩法之當議也

鄭端簡公曉今言 國初召商中塩量納粮料實邊不煩轉運而食自足謂之飛輓後因積納數多價值亦賤興利之臣遂改議上納折色行之既久習以為常彼時改折粮料有餘而價亦賤計似所入為有贏利未為不可近來粮料不足價亦騰貴徒煩轉糴邊用索矣大率塩一引納銀五錢先時可糴米一石今多不過三四斗或二三斗故商人所納數倍于前而

國初之所資以餉軍者寔則無增于舊彼此虧費其弊益滋是故多得銀不如少得米省和糴之擾也杜侵尅之弊也懸待哺之望也漸墾邊地以致殷富也一舉而四善具焉說者又謂間曾開納本色召商不至蓋向者上納本色時商自募民耕種塞下而得穀為易又塞下之積甚多而價輕又無戎虜之患今則耕種廢矣塞下之積虛矣穀價騰湧強虜出沒勢不安居商人安得粮料應召募乎欲復本色非減斗頭利商人使商人趨利而開墾邊地不可也然必遲之四五年而後得其大利景泰元年減中鹽芻粟先是

召商于密雲隆慶中淮塩者引米七斗荳五斗草四十束古北口引米七斗荳三斗草三十五束至是減密雲隆慶米荳一斗草十束古北口米五斗荳一斗草十束

正德八年塩院徐蕃懲奬保法疏内云

祖宗之法止取利于開中今兼取利于割餘　祖宗之法每引止二百零五觔今客每引或餘三百觔先失其本白廢其法而欲奬之革利之異难矣舊制商人從運司照引到場收買掣所每引遞截三角後至付塩地方併去一角此天下通行関防影射奈何監掣匪人則與

分司官同分常例開引有錢則與發買人通為一家老引隨身往年累歲不知影射賣過私塩几千引又遇塩賤設法阻掣乎騰高價低昂伸縮悉在其手埋名大住之鄉坐享無窮之利何暇于跋涉異境又取開中費本之勞哉臣愚欲行巡塩御史四季遇塩大掣或不時秤掣先令運司將應掣商人姓名引數開造手冊一本送院鈐記封發承委公廉官員照數驗引掣畢移文將冊封交行塩府分待人塩至日狀引即使截角先繳運司另置花欄小票就于降去冊內商人各姓名上照引用印掛号人給一張限日行賣

極多不出兩月違者問罪入官嚴併牙行依期銷票
完日將冊繳報察院監掣委官受賄不行関防致令
夾帶私塩并行塩地方官員勒指商人開引錢物事
發併以贓論其塩觔每引軟例過大減小又貴包索
況因襲既久遷變不堪聽巡塩御史斟酌行之每引
割下仍以引數銀入官查照近年整理兩浙塩法事
例每引極重不過三百觔如過數者不除包索不數
入官塩引雖大而處之者情行發中仍禁勢要不得
私中挨次通商各該運司不得勒商并通同作弊如
此則影射之弊必無関中之利自廣私塩亦因禁革

如蒙允　勅戶部議擬轉行都察院通行兩浙長蘆等處各該巡鹽御史遵照施行亦遏流歸本之一端也

正德九年鹽院余珊劄附餘以均利疏云劄剩餘鹽雖非正課然竈灶以貲辦為業商人以轉販為生若正引之外少得纖須羨餘尤愈夫帶致罪若納剩之外少消徼價生活有者私販為奸割下餘鹽変賣價銀類解給邊而　國家不得羨餘之利以此節有割剩事例而上下稱便夫何法久弊滋人漸虛偽就商納價者朦朧使隱之弊與割候招商者豪貴無涯之

念起夫一失利于商人其病猶可救藥若染指于豪門其害豈容勝言乞照昔年舊規或擬令查則例少後夾帶之誅大取羨餘之利割切之外就付商人納價買補之中而灶亦少得存活勿但 國家坐收額輸之利而豪商亦因息轉販之風矣

正德十六年鹽院陳克宅定資格以均字支疏云蓋事無序則不均不均則爭怨所由起矣引鹽又為利之重者也自今觀之不均孰甚焉何怪乎人之爭且怨也方朝廷開例以召商人趨利而中引推輓轉運彼此同一辛苦輸粟納銀奸良同一資本齊民勢要

酌議同一事例甚至同齎勘合倉鈔同赴運司挂下同鋪單帖引目同一到場守支及到場之後勢要之徒獨占在場之鹽如無本年見鹽即將各年分者那補足數一番不知夾帶幾千引一引築打幾千百觔奸頑之徒獨戀興販之利將本年本場者支買又告改年改場一年不知賣過幾番一本不知獲利幾倍惟此良善齋民守支空額殘課有生待年久而囊橐費盡不得生還者有老死異鄉而道路遙遠不得歸葬者大率吾同資本同事例同赴司到場無挫而不同彼之得利甚速至大此則求利未得窮至于亡身

喪家事之不均如此盖亦司其事者未加之意也今後合無通行巡鹽御史行令各該運司分司各查各場各年分已徵在倉見在鹽某年分若干又某年分若干在竈未徵鹽某年分若干又某年分若干以十分為率要見幾分在灶如遇各商中到某年引鹽即查該場原中年分已未完數亦以十分為率搭派就與各商鋪赴該場单帖明文對衆派定該見支在倉鹽幾分守支鹽在灶幾分如在倉已有七分百引者見支七十引守支三十引千引者見支七百引守支三百引上倉鹽止二分百引者見支二十引守支八

千引千引者見支二百引守支八百引已後有續撥
續到者挨月俱筭分數派定守支其故意怠場不出
者仍查三年五年事例施行如此則勢要者不得越
次而攙先奸頑者不敢怠場而在後良善窮民亦得
隨帮而出場鹽利均溥而怨爭息矣
嘉靖元年長蘆運使劉思賢詢知曬鹽利孚倫呈御
史盧瓊　奏行戶部議浮海灘曬鹽以十分爲率止
取三分補給逃亡額數七分給與各灶償其挑濟等
費每年曬完各戶收貯候察院細查場分逃亡多寡
分到等第通隔派補如遇風雨不結年分即爲減免以

後年分海泥淤積漸廣曉塩日多量增分數若海道無常沙艘柵沒人戶賠納遺患于後通行除豁劄付行司遵守至三年灶戶高登等見淂抽取塩數過重將情具本　奏行戶部轉行廵塩察院勘淂曉塩雖有微利然計工亦甚繁苦於冬月審水春則修理河灘至夏則昏夜侯潮汲水灌曉此其大畧也又其曉一池必預留數池以為倒換之用前官一槩驗畝作數又將方春開灘之時亦作曉塩月分是以塩數過多而民心未服云〻見長蘆運司志

嘉靖四年塩院高古魁懲奸商以通塩法疏云　國

家塩課之說所以通商賈而寔邊儲倉卒用兵雖百萬之輸取足目前各邊倚特名曰飛糧其利至博而其弊亦至繁也因各運司行塩地方有廣狹之異故商人獲利有多寡之殊如兩淮行塩地方至廣商人爭趨兩浙次之而長盧山東行塩地方頗狹故每欲開中務必相兼搭派不許一商自擇便利專中淮塩該本部議照切縁淮浙長盧等塩均為供邊而設先年舊規必待各邊呈且奏討軍儲本部覆奏開中各運司俱通融搭派從無商人擅自奏討及單開淮塩又必挨年開報不許預先透派弘治年間每處塩課

多有三四年之積案何正德年來權奸用事紛紜奏
開殘鹽遂使鹽法大壞遇
皇上登極詔書裁革
本部悉心整理鹽法漸至
疏通各邊奏討必開
每開亦皆均派未嘗壅閉紛更且如近時尚書楊一
清以提督重臣奏開鹽課陝西延寧甘固四鎮不過
三十萬引兩淮鹽僅一十六萬餘皆長蘆山東等處
相兼品搭今商人遂後等
奸計百端賄緣鑽刺以增
價為名輒欲奏買殘餘等鹽且等兩次執奏必欲置
之于法誤蒙
聖慈寬宥復開兩淮額鹽三十萬引
且如宣府近地上納大利所在人爭趨之則彼之占

一中賣窩長轉罔利無所不至使山東長蘆等鹽別無搭配畢竟積之無用虧損國計躭悞邊儲莫此為甚除奸商逺俟等聽法司究問及長蘆先開未掣引鹽另行查處合無將嘉靖四年分額鹽三十萬引分派宣府兩淮一十二萬引兩浙三萬五千引長蘆一萬三千引山東四千三百三十三引共計銀一十一萬三十二百九十八兩五錢二分大同兩淮八萬引兩浙二萬五千引長蘆一萬七千引山東五千六百六十七引共計銀七萬八千二百二十二兩一錢七分劄行二鎮管糧郎中會同廵撫都御史從長計處

出給告示召集各商酌量地方豐歉時估高下定主
本色粮料草照依銀数派撥緊要倉塲上納以濟食
用務要從公捐集均匀搭派不許奸商自擇便利專
報淮鹽遺下兩浙長盧山東無人報中致悞邊儲仍
嚴禁勢要人等不許詭名占中賣窩買窩坐享厚利
如違聽撫按管粮衙門拿問治以重罪
嘉靖八年鹽院傳烱禁大包以疏引目疏云切惟鹽
引莫利于疏通莫不利于阻滞也夫何近年長盧山
東二運司商人鹽有経年在塲而支放不絶者盖以
大包所致耳臣查得大明律内每鹽一引帶耗二百

五觔近來寬恤商人掣鹽每引連包索以二百五十觔作為正數此外餘鹽逐觔納價仍問以夾帶罪名其法亦未為不密矣但商人乘隙貪利其心無窮槩鹽一包或倍數五百觔者有之或過倍而至于陸柒百觔者有之均一罪名肆無忌畏以致奸灶煎鹽不知已足額課之數惟知轉賣于商人以為私家之謀遂使節年引目經久不完誠鹽法之大累也合候命下之日嚴行長蘆山東二運司自後商人夫鹽出場每包正餘鹽共不得過四百觔照舊秤掣施行如有過肆百觔者除問罪外將夾帶餘鹽盡數追沒入

官則灶課無轉賣之計而商鹽有艱運之便隨中隨
支引目信乎無不疏通者矣
嘉靖十年鹽院黄臣清鹽禁以寔邊儲疏　祖宗生
財足國之法天地安養生民之道立法之初自有定
規鹽商得利樂從所以父祖子孫相繼方為富商得以
接濟邊儲不悞急用近年以來蓋因邊方禁止開納
也土住種鹽商上納之際又有多外科罰之苦以致
商人畏懼不肯中納鹽法阻塞邊儲日覺空虛未免
仰給　朝廷借用太倉銀兩以濟其急是豈　祖宗
治國安邊之道又聞兩淮運司將年例引鹽包打七

八百觔大包除正數之外割取餘銀每年不下數萬餘兩解送戶部以爲功績殊不知此等之利皆是邊備之用今却運送赴京邊方有急不免奏討皆其繫援柰禁之所致也爲今之計乞勑戶部會同多官從長計議通行々鹽衙門將邊方地土許人佃種納粗邊方引鹽許其依舊規上納粮草不許分外科索準鹽不許大包割取餘鹽如有餘銀俱送原議開納邊鎮糴買粮草則邊方不致有缺乏之難矣

嘉靖十二年鹽院鄧直卿添引目疏云灶丁之有餘糧猶農人之有餘粟若無法以處之是無惑乎其私

鬻也故添引目以收勤灶之鹽其說為長但引目可添而餘鹽不可革何者商人自上納領倉鈔以至守支自出場領水程以至發賣曠日持久其鹽費不知幾倍于正價故寧棄大包以聽掣將利餘鹽以補正引之虧折若革去餘鹽則商人無利雖減價招之亦恐不能以濟緩急故臣謂引目可添而餘鹽不可革也為今之計必欲添設引目如兩淮正額七十餘萬引仍以六分為常股四分為存積商人報中常股正課還按舊價令其上納本色赴場支領額鹽正鹽一引仍許其帶餘鹽一引照依原定價銀就令本商

承買如正副之外猶有多餘者依例割沒入官若添刷一百五十萬引每年盡數開邊中正鹽一引令其中新添者二引新添者每引量減價銀一半年豐上納本色歲歉上納折色領文赴運司分撥鹽多場分聽其自行收買仍每引許照餘鹽半引自一引半之外有多餘者亦割沒入官其餘各運司隨額數多寡皆放此行之則在邊者開中既多而倉儲自足在場者收買既衆而私販自銷此其可行者一也

又清灘蕩以補課額爲照長蘆山東運司各灶戶事產地止係一戶一家所有皆得典賣承佃代辦產鹽

至于各場灶灘所以副丈淋滷草場所以刈草煎塩寸土尺地皆屬之官自有界限例禁不得開耕变賣近年以来界限不明以致豪强軍民越界侵耕日久相沿任意或肆行樵牧或占打蘆葦遂使煎辦無消課額多累利歸豪猾害及總催積習多年展轉益甚合無查照弘治元年題准事例委差運司官一員会同府佐州正官一員清查還官築立界墩不許分撥灶民管業以供煎辦之需如有仍前侵占典賣照依律例如侵占盗賣官田坐罪賣者追價買者追得花粗俱入官以償拖欠之數地歸亭灶庶灶丁有賴存者

不逃逃者可歸而課額可少補矣

隆慶四年鹽院蘇士潤議撥引以通商壅云照得北直隸山東地方戶口盈縮原有定數鹽貨周流猶壅粟之不可缺也今各州縣鹽貨不行者寡其弊良有田爲舊制計里撥引官鹽疏通其後責成不齊于有司告指後隨乎商人近者爭先致鹽貨叢積而莫售遠者則避但私徒細乎而得計況地有遠近價無差等人孰肯捨近而趨遠棄豐而就嗇官鹽如之何其不滯也欲去其弊臣以爲當復撥引之制

朱廷立免開蕩田稅以救灶荒疏云各灶議分草蕩

除供煎燒外其餘地如有願自耕種者即赴分司告報畝數附冊給帖執照免其三年之租以後每畝肥瘠者科米一斗磽薄者五升題准遵行至今灶民懼其有粮俱未開墾為照前項草蕩分撥竈丁以引鹽多寡蕩亦如之夫灶之有蕩猶民之有田民田所收粮差之餘尚資以供家口灶之草蕩煎燒之外置之無用况草蕩俱臨海濱地多低窪一遇潮盛雖草亦渰死其間高阜者百無二三灶丁畧即開種居民又插不報執粮經年告擾竟不知彼之蕩地各承祖業但不誤取草煎鹽亦可少耕升斗之粟以救燃眉之急

且此地潮來為海潮去為塗今年或可耕種來年又為水所渰浸若欲令報糧開墾則數入版籍牢不可改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計一畝納米一斗或五升猶膏腴之田稅亦稱重孰謂蕩地海塗而可如是之重臣愚謂灶分蕩地專為取草煎鹽若使不誤煎燒萬一灶有高阜蕩地除已納糧入冊者尚令照舊外其餘或遇年時相值力可耕種者許其赴運司告明查勘給帖付照開種免其納租以助不給仍禁附近軍民不許妄自生事一槩告換有司亦不必准理以啟爭端古者藏富于民灶可養生則私煎漸少私販

可無而官鹽可通邊儲可足此固為救荒之一策也萬曆十一年山東運使甘一驥分路商差議為照假商影射脫籍之禁不可不嚴正商報中濟邊之勞亦所當恤今若以正商堆故棍席小房區區之地徧而籍之一入版籍除豁為難彼預計子孫之害持群然而去耳非所以柔遠人而通商利也合將歲終持示正商的名行各州縣知會除於內查有置買田糧者照田入籍納粮當差外如止係典買小房准於棍席細鹽者但令上納門攤錢此外不得附籍編累大夫以示柔遠通商之意持案正商之外有詐克商人影

射者脫籍不當差徭者徑自寬罪入籍庶于人情事
體兩無差碍
查得本司奸商積逋累鉅萬自隆慶六年秋閏起二
十一件掣掯未完今議立三等九則之法不論遠商
內商但以錢糧完者為上商以錢糧欠者為下商于
完課上商則加給引目于欠課下商則減削引目分
別限期拘各欠課衆商設法追比除力能完者滯舊
完新　分限輸納外其之商積逋數多力不能完則
查先年掣過之鹽尚有堆朵在園者查其原引唯令
富商認替納銀起賣又查其行鹽之地尚有未完帳

目即據告追者票行本地方巡鹽官量與追處解抵舊逋又查其裝鹽處所有船户車户脚夫人等預支脚價本商無鹽裝運欠負在身者押各役轉督富商裝運即于富商名下追銀抵其舊逋其錢粮已完之商如內商邊商各照則領引其奸商革退除名邊商中引勘合按司運照明例官狀官給相應通行遵守

福清葉師相向高鹽政考云國家之制鹽政也蓋邊政也鹽政修而邊政与之修也鹽政獘而邊政與之獘也其故何也國初召商于塞下輸粟餉邊給之鹽引一引而粟二斗五升耳無重將之費也所司無油

行食祿之家毋侵利一切奏請毋私于無倚奪之孔也灶戶給以攤蕩草蕩毋引給上本鈔二貫五百文有私鬻違禁者死無遺漏之奸也故鹽政修也塞下之地盡墾而為田城京露積士飽馬騰無枵腹之憂也邊郡既定內地益充民得甘其食美其衣老死不聞儆發無轉輸之苦也屯堡星聯兵農雲集耕夫得安于力作而胡馬不窺于長城無蹂躪之擾也故邊政修也鹽政之弊也則有存積常股之害與常股七分以為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借罰開中越次放支是法以罔利弊也則又有折銀之害與商輸

之運司運司輸之度支度支輸之邊內帑若干供億沃壤化爲蒿萊急目前之羨餘忘百世之長利是法以見小弊也則又有奏討占窩之害興熬戚權倖賣緣請乞名曰餘鹽恣行夾帶但憑城社無敢詆訶是法以私竇弊也則又有增價之害興成化間折銀三錢五分耳正德間則四錢五分嘉靖間則七錢官有羨征商無溢入是法以重課弊也則又有衙門要索之害興商登籍于戶曹趨而給引于南戶曹又趨而受鹽于運司又趨而至于行鹽之地往來馳逐動經旬歲奸徒憑其翕張墨胥視爲囊橐然且有罰之金

贖之錢閑即之邑豈操踰東溼利盡吹毛是法以侵
削弊也則又有守支之害興程期累次魚胥積薪沒身
無及妻子代支資斧竭于饑糧錢神疲于公府是法以
留難弊也更此數弊商困極矣乃灶之病也則又有總
催之害興攤場艸蕩年為弃魚賑濟官銀全被乾沒
分產凋零傭奴服役是法以豪強弊也則又有賠累
之害興鹽一入官兩水消鎔背借川息亂扑無聊流
亡轉徙乞丐為生是法以操功弊也嗟夫管仲佐霸
吳漢窮推弘羊心計劉晏轉輸鹽之為利從來久矣
國初經制遠邁前籌乃在今日積決萬端商灶兩病

塡邊事又告急矣膏脂既竭輸輓日艱督餉文移塡委于司農之府當事咄〻計無復之茲非所謂鹽筴而邊政俱槩明驗歟窒鑄導流以濟後患則其說可稽已成額課也省搭配也早掣支也絕請乞也清場蕩也給工本也寬私禁也乃其要在處置餘鹽也餘鹽溢而私販多而正課阻矣正課阻而國用虧矣縱之則病商操之則病灶操縱兩失其宜則亡命之輩潛山泛海之徒得陰持其柄為市今淮揚之間高牙大檣橫行出沒關吏不敢譏而有司不得詰者皆私販之奸人也無事則竊利權有事則為亂階是寧可

不杜其源而防其漸亂故先臣丘濬欲行給半盍法而霍韜欲復國初鈔法凡皆以狀餘塩之利而塞折綱之瑞採是說而推廣之要以存祖澤之廣寧捐通融于商灶嚴吞舟之禁毋輕假借于奸徒使利行君流商至如歸無倍征有溢賦不亦今日資塩策便國家之長計哉若夫搆求主法之本意倚明已試之舊章復飛輓廣屯田塞下餘紅腐之饒度支省轉餉之呂塩政邊政兩利而俱存則有二祖之功令杜又何論于區區補偏救弊之勞也

天啟五年巡按山西刘其疏論河東池塩惟侯天生

而始得以施人力非若淮盧之可以人力奠煮也撈辨之時又須盡人力而始不負天時非同淮盧之盡聽人而不聽天也故河東鹽政轉輸灌注雖在三省地方而精神命脈則全在四十里綿亘池塲耳惟難得另失之天時坐棄于積玩不振之人工故一歲之中採撈不及數次每次採撈恒不足十分中之一二耳比而俾精脈培于不涸轉輸利于流水人法濟其兩旁有三要焉而莫要于池下採撈永著畫一之例江西食鹽仰之兩淮者十之七仰之兩浙廣中者十之三邇年豪商停積太多駕言御史驗掣非時致令

墾格每新鹽一到任意停積必使舊者賤價盡售方肯移船岸逐令村市小販兢鬻海沙自煎自賣而常食官鹽未免墾格此弊源也須憲司專敕嚴明之吏鹽到禁絶停户村坊市店核委執結定價不二給以印信水程方許貿易庶鹽法可清鹽利斯溥矣

崇禎元年七月初四日平臺　召對宣户科黃承昊請至秉淇變亂鹽法　上問秉琪是何人承昊對以先朝户部官　上召閣臣問何為變了祖制閣臣同奏甚詳

五年七月内礼部尚書董其昌疏論兩淮自康丕揚

之措置鹽政大壞邊商棄業不可復理矣袁世振一

轉移間而逃者歸仆者起增餉百萬有才如此非唐

刘晏乎而一旨不復鮮有為之訟冤可惜也蓋直臣袁世振設十綱法以疏積滞西商鹽商大便之而課額倍增今其書具在

八年二月十四日浙江道御史鄧啓隆一本為病軀

不堪艱巨欽命惟有祇承謹陳鹺政急務九款仰祈

聖鑒事臣多病無子昔歲視鹺兩淮考察鐫級雖非

其罪不敢自明然而黔技易窮亦見于前事矣頃蒙

恩起用控拜至再蓋懼溺職不可以為臣抱祀不可

以為子寔至情也而未蒙矜允不敢不承命而往矣

第臣所能者覆膚膏而不臧也破情面而不狥也至所不能者強消之而乘輸也峻敲扑而取盈也何也商之熙攘往來孚為胥也犹農之服田力耕為有秋也昔天子之告君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臣愚以為國課之足亦視商之足不足何如耳昔年表世振更綱而商情翕應今日當綱而商情参差喁嗑臣責希息响臣亦再三慨嘆決通变鼓舞俟臣到印閱周咨乃敢入告至于目前急務借箸可籌謹謬陳九款仰祈睿裁一曰速補運司官屬送来

注 难自行欤由人舉如一省錢粮大者不過四五十萬

小者僅二三十萬兩有藩司有糧道有府州縣各官
合群力料理猶虞逋賦況兩淮歲入太倉較天下亦
三之一乎臣嘗言國家制科一選三百何啻七員不
以筦淮佐鹺乙榜明經資郎敗壞何者乙榜明經
日暮途空鮮芳蓋篋至于資郎則明攫取償鶉梁壹
羞安望奏牘臣已陛辭有疏請用甲科當時掌選者
為徐大相即破格升遊云鴻運使通年已來通財狗
情不伏用甲科鹽擁課逋執此之議至于今日更有
可矣者運司長屬四員分司二員今止太州一運判
其余久不銓補鹽臣黃希憲屢請之不得臣入都門

再三言之亦不得一百數十萬軍儲豈臣一人能分身而化氣乎又豈運判一身能南馳而北奔乎方今虜寇未靖餉急星火至蒙皇上宵旰不知銓選者何漠然不一體念而置淮屬于度外也伏乞天語申飭銓臣速將甲科盡補運司員屬且勒限赴任臣方敢領勑受事不然獨拍無声戲謀之由誰任其咎此今日鹽政之第一最急者也一曰酌議運司升遷夫人品何嘗惟上砥礪予以賢者彼將賢者自為予以不肖彼將不肖自為今運司皆左遷妄望遠馭臣愚以為既用甲科則當議升遷運司視參政升遷運同視

知府升遷運副運判視推知考選前路既賒砥礪益堅委掣查驗皆屬庸能將索伐不能利伐不興九邊士飽馬騰皆自此始何至鰓鰓然日不足也夫知推選館部屬改科道皆中興美政是在當斷一轉移間即利賴無窮矣一曰嚴禁兩大私鹽夫行鹽止此境地食鹽止此戶口私鹽多則官鹽壅其勢然也私鹽非一端然法之所不能禁者無如糧船民船二項糧船如江廣應安寧泰等處約六千余艘夾帶數百引法陣執械放火殺人客秋鹽臣曾以入告部議給印信照票責押空官，不如責三道臣如江廣糧船搜有

私販江廣道臣聽泰論治安泰五府粮船搜有私販安泰道臣聽泰論治以三解道彈壓三處官軍令易行而禁易止仰祈敕揄永著為令庶粮船私販可得而禁也王府食塩每年額支三百引惟惠府親藩加至一千七百二十五引自領銀下場收買于是承奉與折較私販田廚敵空而王不知也自地棍假冒興販于是掛幇數十里打死地民并承奉亦不知也塩臣黃希憲操臣馬鳴世俱曾入告業經部伏惠府照舊例船上儀真入龍塩宗府照例商人帶附不許奸商代買煌乜令甲自有欽遵照臣以為塩有定數則舡

亦宜有定額請自今已後惠府每歲支塩若干限舡若干過限已外皆有私販則承奉奸棍不得假冒以激變賢王令名令德永貽不得朽矣伏懇天語申飭王船私塩可得而禁也一曰禁討委俘割沒大割沒之罰所以禁奸商夾帶也自臣視塩法無批俘非甲科推知不妥矣然推知之所以再三規避此何哉以陪京各官討割沒者多也臣昔歲刊示有云既食國家祿當為國家生財何至明攖公帑自充私橐且今日之知推即異日之銓衡台諫身為上司而俯乞潤于下僚醜類決推莫此為甚然倒之所在唾罵不顧

懇敕諭申飭凡委掣各官遇有舉牘求減割沒此即原書撤臣已據為參核其請托商人鹽貨盡沒入官將留減一宗陋習自掃夾帶不禁而自絕矣一曰帶征年限宜寬兩淮鹽課所以多積逋者何哉以課征于三六年前而鹽行于三六年後也今部議應追一百二十八萬六千八百六十七兩五錢零分款限五帶徵但以通賦有物過者有賣窩者又有虛窩無人買者并力征新苟難責舊臣愚以為當隨終始展限十年每年征舊一十三萬九千五百八十二兩二錢蓋與其急之而不應徒為紙上之虛數不如緩之使

漸便貯庫中之定額亦朝三暮四之數弊也一曰派補虧數宜酌兩淮歲課原止九十四萬且已兩觧犹照此數嗣後增至一百五十余萬然部數多商輸又縮之翻綱帶淮徐兵餉一百一十四萬八千矣但食鹽余找等銀一萬八千九百餘兩原無着落部議欲南北各商補認夫已定之綱又伏分派之亦恤商之良劑也一曰折價加額宜融夫三十場之食鹽租制原自給商自袁世振改為折價歲徵六萬八千欲積庫中收買遏外也自遼事起即以折價當遼餉商人嗷嗷今又議加二萬四千三百余兩將派之灶戶

則朝不保夕何所揭貸以應將來之商人爭則取諸
其懷何堪額外又征不可加而多加之亦恤灶之良
劑也一曰淮北舊引宜酌淮北行鹽地方窄狹見今南
陽汝寧開封之間流賊充斥商人畏縮不往行鹽不
過鳳廬滁徐耳今翻綱議淮北行新引十五萬舊引
十萬共二十五萬矣夫鳳廬斗大戶口几何安能銷
如許引額也臣愚以為每 新引不可減惟有舊引
扣下二萬每歲止行二十三萬其應納割沒遼餉二
餉亦應照狀下二分減去廢鹽不至堆積無用而商
亦免消折之患矣一曰食鹽加斤宜議夫食鹽所以

異綱鹽或近鹽場或隣到省私鹽賤而官鹽貴商甘往故舊例多斤而減課所以兩相抹也今部議止比綱鹽每引加十觔用五錢五分新引用征無一應者為鹽觔大削也商人操奇贏筭折秋毫折本之鹽刑驅威逼亦不肯認若然則此几萬涤將何處徵收也臣愚以奬去太甚情當酌量其從前額定多斤者許其仍舊情近日頓增者嚴行禁止庶諸商欢然承亦疏通食鹽之良法也凡此數者或得于目擊或原係自嘗或聞之通関與情或採之內商公揭皆目前急着伏祈皇上採擇施行抑臣更有請焉疏鹽完課專

在運使得人久任責成先年袁世振以疏理兩運使
在任既久亦主法亦係議至今猶阻其意若御史戢
在查例一年一始有一番澄清祖訓從無久任知不
可久矣今臣衰病不耐勞瘁持籌非其所能若使心
力可得整頓有條或半載數月仍容乞恩歸里俾浮
延殘喘而績宗祧寔聖明矜覧獨之大德也敢冒昧
齋陳之
切惟鹺政之利乃國家濟邊之課關係甚重其間
利弊尤宜隨時興革檢閱案牘二運司商鹽遞年春
秋二季據司呈院查明委官会掣即令各商上納餘

塩銀兩裝運告指府衙州縣地方引目隨身隨塡給水程以嚴其限俟有驗單以防其僞俱经本院掛號印發所告衙門運塩到彼比驗印信數目相同方許發賣畢日即將引目追狀入官照例截角并水程驗单類繳運司退引劄心轉觧户部收貯驗单觧院查考立法至爲嚴密

照得邊商赴邊報中內商下塲親支此舊例也頃節年邊商高擡引價則內商病內商擅下塲之利而不容邊商親支則邊商病今議引價照前院批定之一錢八分比之赴邊報中者已有三分贏利不得再行高擡抑勒內商而邊

商之中頗有厚資願赴場者仍准親支不許內商爭阻則內商無仰勤之苦邊商有下場之利各得其平而不相病矣

一行鹽地方本以通商惠民非爲屬禁厘下也查得往時所司有派散之弊有挨賣之若派散者厘民挨賣者困商均非厚下之道今後各處凡遇商鹽所至不拘先後責令經記領商照依時價聽從貨賣不許仍踵派散挨賣陋規生困商民即有願减時價利于速賣者聽從其便凡買鹽之人仍取鹽商私記小票若有鹽無票六十觔以上論罪有司時加稽察

各商有無坐索高價藉口阻滯暗增私鹽扰格雖跌

一有弊端即時揭報以憑重治

一商人行鹽執有引目及水程驗單法固詳密矣兹而銷繳稽遲風弊如故豈奉行法守之不力歟今後運司凡遇掣過商鹽納完課銀者一面給發水程一面申送驗單隨完隨發不必類齊自長蘆發者限六日自山東發者限十二日違期提究鹽到地方所司即驗鹽色引目程單相同當堂填簿其引仍給商照賣隨賣隨交既完掌印官即將程單取具商人賣完甘結封繳本院查銷季終仍差吏書赴比若所司指

勒商人及不追繳引目程單致生他弊者掌印官別議巡盐官吏坐以贓罪至于盐包通正餘沒官共以六百觔為率照例納沒官價銀一錢此外再多三十觔以上委官嚴申究治其沒盐雖多亦不必叩包更名即明開每包共重若干填註程單給商運發亦不許有司重復問罪以滋商困訪出重究

一領引搭單違限舊例商人領司出司閱吏以領引日為始支盐搭單延至十伍箇月之外為小違限問以不應杖七十稍有力十八箇月之外為大違限問以不應杖七十有力納贖原中千引以上搭派者限

五年原中五百引以上者限三年如逾限期即為老
引銷毀近該寬定限期規則每千引者出原限五年
之外一年者每引罰銀二錢一年之外至二年者罰
銀四錢二年之外至三年者罰銀六錢至于三年之
外連原限通計八年定為老引銷毀另撥新引鹽歷
末單其五百引者出于三年之外亦如前例計年加
罰至于三年之外連原限通計六年亦銷毀撥引鹽
壓末單其曾經加罰者給票照掣
一引目截角商人分撥新引入場閱支鹽課該場截
去平字一角臨掣將引投司查驗封引截去上字二

角赴儀淮二所掣過發賣水商截去去字一角到行
塩地方賣完投送所在官司截去入字一角類繳本
司銑毀解京
一類解退引江西河廣河南各省并直隸府州縣地
方賣過退引按季類繳本司銑毀每年隨起解餘塩
銀兩船上裝載責令解銀該吏領赴户部交收其造
冊盤費等項計筭引目多寡查照舊例呈詳動支本
司贖銀支給架閣庫
一潮色耗銀儀真塩所掣過商塩賣與水商解綑另
換小色赴掣其原塩大色盛塩堆放年久滷汁浸潤

名為潮包先年據南京下関軍民告給帖文領買前
色在于彼處空地焼灰淋汁煎塩食用每包一箇約
重二十餘斤節蒙詳允儀真塩所額徴税銀四厘每
年製塩八單每單八萬五千引歲計潮包六十八萬
徴銀二千七百餘兩或製單遅滞止儘每年賣過塩
数徴銀半年一次解司傾銷成錠隨同餘塩銀兩解
部濟邊其包每一百觔淋滷煎塩一十八觔又在南
京戶部納銀一分亦解北部
中憲王見賓勅建山東塩河五閘碑記曾考吾相齋
修太公之業設軽重九府以富其國所取息非一而

塩筴其大者當其時禹跡未湮九河濟漯与海通道舟楫往來費省而利倍齊富彊至于威宣其故可睹也漢郡國置塩官三十有九鴈門沃陽有丞有長領之司農水衡嗟夫一孔不遺矣然終軍詰徐偃曰膠東魯國食塩鄰境尚困轉輸乃知漢之齊不周之齊富則漢多陸運不若夷吾時便耳 國家財用塩居其半天下之歷運司者六山東宜最為而賦課乃在中下曾不得與淮揚稱鴈行盖淮揚澤國舟楫易通而商之報中十倍于齊故也 國初梁宋彭城食齊塩自梁宋割隸河東而海滄之塩廢自海滄十一場不

賦塩而樂安支河之水廢遡海而西不絶如綫者獨有大清一河耳大清古所稱濟水其源出濟西一以通漕運艘賴爲一以入海塩筴賴爲其後龐河塞而濟西之水不復入大清加以數歲旱乾河流中涸洛口而上舟膠非一日矣嗟乎九河故道已爲陵苔砂磧之場而濟徵若此安知異日不陵苔磧（砂）如九河塩利將終絶豈徒遜視淮揚而已比論遠者是時海塩露積自洛口牽輓行數百里始達魚山其直丘倍估客病焉又梁宋十餘郡縣復舊額行齊塩令大清不通舟而塩直踊貴則二郡之民且復稱病何以塞河

東之口哉維時估客以治河請轉運甘公聞之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豈當事者所宜懼乃召鹽莢祭酒而問之曰江淮河漢涯衆水以爲瀆今此渠宜何資焉衆曰汶陽之北多流泉東阿平陰之間大者有五皆濟之伏流而出者也疏而引之可濟渠道公曰弗畜弗涂舟弗利也今此水宜何畜焉衆曰夾大清而峙者多因阜近者數里遠者十餘里因石于山相地于濟河上下之溪宜建五閘可畜泉流公又曰時詘不可以舉羸今此經費宜何出焉衆曰估歲餘歲羨頗羨公節年出之以蠲賑青齊災民今青齊稍有年

宜亢大清河閘費公聞之忻然曰吾志也乃條便宜
于臬使臬使上之中丞直指詢謀既同請于 朝詔
曰可而公又得被 新命晋秩山東叅政于是董役
疏諸泉採石修築一如初所規畫役始于戊子冬十
月竣于己丑春三月上不煩 内帑下不擾商民而
諸泉疏五閘建塩舟通利不啻刀容而葦杭矣西門
豹鑿十二渠引水以溉民田而鄴之民煩苦不欲無
它勞在目前而效在數十年之後耳是役也利害較
然民所共睹而公出羨金二萬七千有奇募民民應
爭赴工作自活焉覩所謂徵發之苦乎豹治渠所利

止于鄚大清一泒則內通齊魯外達梁宋彭城提衡市價皆不得踊貴功施于數千里食鹽之民豈曰小補之哉不寧惟是海岱之地四塞而大清門戶也門戶闢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輳山海之利藉以胥通徙自今而諸水之湮沒者覩于利次第復焉將今日之齊非漢之齊而太公之齊矣

古今鹺畧卷七

法律

史記平準書云私煮者釱左趾

晉令凡民不得私煮鹽犯者四歲刑主吏二歲刑

唐開成末私煮鹽月再犯者易縣令罰刺史俸十犯

則罰觀察判官課料宣宗時法益密糶鹽少私盜多

者譴觀察判官不計十犯又兩池盜販者迹其居處

保社按罪煮五石市二石亭戶盜糶二石皆死是時

江吳群盜以所掠物易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

詰吾

國史補史牟榷塩于于解縣初交榷法以中朝廷有外甥十餘歲随牟檢畦拾塩一顆以帰牟知主杖殺之其姊哭救之已不及矣

後同禁例廣順間勅諸色犯塩麹五觔以上並重杖處死刮鹻煎鍊私塩所犯一觔以上斷死人戶所請蚕塩祗得狀歸裹蚕供食不得博易貨賣違者照私塩科斷

宋建隆初首寬塩禁私犯者或更以輕典始定官塩闌入禁法貿易至十觔煮鹻至三觔乃坐死民所受蚕塩以入城市三十觔以上徒三年增闌入三十觔

煮鹻至十觔坐死吞鹽入城市百觔以上奏自後海

詔優寛

宋江淮制置使嘗建言私販鹽滿二千觔者皆坐徒

知靜海縣元絳曰海濵之民恃鹽以生非羣販者止

笞而遣之今江淮良狀治非群販者當以律爲法

張詠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歳歉民多私鬻鹽以

自給捕獲犯者數百悉寛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

痛抑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

鹽自活一旦蜂聚爲盜則爲患滋侯秋成當仍舊法

宋設鹽法能獲一觔以上者加厚賞而不逞之徒往

往以私鹽中人有村童負來入城過一尼于途與之偕行去城近尼輒先入既而門司搜閱于菜籃中獲鹽數觔遂繫之以詣府時守為武行德取鹽視之裹以白猶手帕而龍麝之氣襲人驚問所與村童以實对行德喜曰此必天女寺尼與門司啓倖以求賞也命親信捕之果然而村童得釋由是京師肅然

宋顆鹽通商之地陝西則京兆鳳翔府同華耀乾商涇原邠寧儀渭鄜坊丹延環慶秦隴階成州保安鎮戎軍舊緣邊諸州兼食烏白池之青白鹽淳化三年陝西轉運鄭文寶以李繼遷叛請禁止之許商人販解池

鹽可以資國計詔可自陜以西敢私市者抵死其後
閩浙民之鹽食四年八月除其禁
雲間儼山陸深谿山餘話嘗記宋時漕運自荊湖南
北米至真揚交卸舟人皆市私鹽以歸每得厚利故
舟人以船為家一有損漏旋即補葺久而不壞運道
亦通太宗嘗謂侍臣曰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
公不必究問真帝王之度哉
元朝禁例諸場鹽貨皆判官裝諸鹽司凡承告私鹽
皆須指定貯藏處所不許妄入人家搜捉偽造鹽引
者斬犯私鹽者徒杖

大明律鹽法凡犯私鹽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軍器者加一等誣指平人者加三等拒捕者斬鹽貨車船頭疋並入官引領牙人及窩藏寄頓者杖九十徒二年半挑担馱載者杖八十徒二年非應捕人告獲者就將所獲私鹽給付告人充賞有能自首者免罪一體給賞　若事發止理見獲人鹽當該官司不許展轉攀指違者以故入人罪論　凡鹽場灶丁人等除正額鹽外夾帶餘鹽出場及私煎貨賣者同私鹽法　凡買食私鹽者杖一百因而貨賣者杖一百徒三年　其巡獲私鹽入已不解官者杖一百徒三年若

裝誣平人者加三等　凡起運官鹽每引二百觔為一袋帶耗五觔經過批驗所依數掣挈秤盤但有夾帶餘鹽者同私鹽法　若客鹽越過批驗所不經掣關防者杖九十押回盤驗　凡客商販賣官鹽不許鹽引相離違者同私鹽法　其賣鹽了畢十日之內不繳退引者笞四十　若將舊引影射鹽貨者同私鹽法　凡起運官鹽并灶戶運鹽上倉將帶軍器及不用官船起運者同私鹽法　凡客商將官鹽插和沙土貨賣者杖八十　凡將有引官鹽不于拘該行鹽地面發賣轉于別境犯界貨賣者杖一百知而

買食者杖六十不知者不坐其塩入官　監臨勢要
中塩凡監臨官吏詭名及权勢之人中納錢粮請買
塩引勘合侵奪民利者杖一百徒三年塩貨入官阻
坏塩法凡客商不親赴場支塩中途增價轉賣阻坏
塩法者買主賣主各杖八十牙保減一等塩貨價錢
並入官
開刑條例一各邊召商上納粮草若內外勢要官豪
家人開立詭名占窩轉賣取利者俱問發邊衛充軍
干礙勢豪叅究治罪　一凡偽造塩引印信賄囑運
司書人等將已故并逃年商人名籍中塩來歷填寫

在引轉賣誆騙財物為者者依律處斬外其為從并經紀牙行店户運司吏書一應知情人等但計贓滿貫者不拘曾否支鹽出場俱發邊衛充軍

一赴境興販官私鹽至二千斤以上者問發附近衛所充軍原係腹裡衛所者發邊衛充軍其客商收買餘鹽買求掣摯至二千斤以上者亦照前例發遣經過官司縱放及地方甲隣里老知而不舉各治以罪巡捕官員乘機興販至二千斤以上亦照前例問發

一貧難軍民將私鹽肩挑背負易米度日者不必禁捕

一豪強鹽徒聚衆撑駕大船張掛旗号擅用兵杖響

器者巡捕　巡鹽官兵尋訪擒捕若拒敵殺傷人命者
俱梟首示衆　一各處鹽場無籍之徒号稱長布衫
赶船虎光棍好漢等項名色把持官府詐害客商犯
該徒罪以上及再犯杖罪以上者俱發邊衛充軍
一各鹽運司總催名下該管鹽課納完者方許照名
填通関　若總催買囑官吏并覆盤委官搭倉指囤
扶同作弊者俱問發邊衛充軍
引　禁止綂三年令各運司給客商引目每引納中夾
紙一張至関引之時類解戶部倒引成化十九年都
御史徐爽奏　准令南京戶部給發引目某年月日

一一塡定之封發各運司等衙門收掌給与商人支塩敢有新舊那移者官吏坐以枉法贓罪又令商人典當引目與人名爲移支或轉賣有勢之人名爲賣支及以假引賣與商人冒頂眞引轉債與人影射私塩者俱問罪引目塩貨入官二十一年令各塩運司提擧司徵納商人引紙每百張收銀三錢委官送南京戶部轉發應天府官庫凡遇本部缺紙先期会計行令該府拘集舗付收買送用積有餘銀准官軍俸銀弘治十三年令凡僞造塩引印信賄囑運司吏書人等將已故幷遠年商人名籍中塩來歷塡寫在引轉

買詐騙財物為首者依律處斬外其為從并經紀牙行店主吏書一應知情人等但計贓滿貫者不拘曾否支鹽出場俱發邊衛充軍

大明會典鹽法凡犯私鹽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軍器者加一等誣指平人者加三等拒捕者斬鹽貨車船頭匹並入官引領牙人及窩藏寄頓者杖九十徒二年半挑擔馱載者杖八十徒二年非應捕人告獲者就將所獲私鹽給付告人充賞有能自首者免罪一體給賞　若事發止理現獲人鹽當該官司不許展轉攀指違者以故入人罪論謂如人鹽同獲止理見獲有鹽貨無犯人者其

鹽法官不許遮護

凡灶場灶丁人等除正額鹽外夾帶餘鹽出場及私煎貨賣者同私鹽法百夫長知情故縱及通同貨賣者與犯人同罪

凡婦人有犯私鹽若夫在家或子知情罪坐夫男其雖有夫而遠出或有子幼弱罪坐本婦

凡買食私鹽者杖一百因而貨賣者杖一百徒三年

凡守禦官司及鹽運司巡檢司巡獲私鹽即發有司歸勘各衙門不許擅問若有司官吏通同脫放者與犯人同罪受財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

凡守禦官司及有司巡檢司設法差人于緊管地面并附場緊関去處常川巡禁私鹽若有透漏者関津把截官及所委巡鹽人員初犯笞四十再犯笞五十三犯杖六十並附過還職若知情故縱及容令軍兵隨同販賣者與犯人同罪受財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　其巡獲私鹽入己不觧官者杖一百徒三年若裝誣平人者三加等

凡軍人有犯私鹽本管千百戸有失鈐束者百戸初犯笞五十再犯杖六十三犯杖七十減半給俸千戸初犯笞四十再犯笞五十三犯杖六十減半給俸並附

遞運職若知情容縱及通同販賣者與犯人同罪

凡起運官鹽每引二百觔為一袋帶耗五觔經過批驗所依數掣挈秤盤但有夾帶餘鹽者同私鹽法若客鹽越過批驗所不經掣挈關防者杖九十押回盤驗

凡客商販賣官鹽不許鹽引相離違者同私鹽法其賣鹽了畢十日之内不繳退引者笞四十 若將舊引影射鹽貨者同私鹽法

凡起運官鹽并灶户運鹽上倉將帶軍器及不用官船起運者同私鹽法

凡客商將官鹽搀和沙土貨賣者杖八十
凡將有引官鹽不于拘該行鹽地面發賣轉于別境犯界貨賣者杖一百知而買食者杖六十不知者不坐其鹽入官
一各邊召商上納粮草若內外勢要官豪家人開立詭名占窩轉賣取利者俱問發邊衛充軍干礙勢豪叅究治罪
一凡豪強鹽徒聚衆至十人以上撑駕大船張掛旗號擅用兵仗響器拒敵官兵若殺人及傷三人以上者比照強盜已行得財律皆斬為首者仍梟首示衆

其雖拒敵不曾殺傷人為首者依律處斬為從者俱發邊衛充軍若止十人以下原無兵仗遇有追捕拒敵因而傷至二人以上者為首依律處斬下手之人比照聚衆中途打奪罪人因而傷人律絞其不曾下手者仍為從論罪若貧難軍民將私鹽肩挑負易米度日者不必禁捕

一越境興販官司引鹽至三千斤以上者問發附近衛所充軍原係腹裡衛所者發邊衛充軍其客商收買餘鹽買求掣摯至三千斤以上者亦照前例發遣經過官司縱放及地方甲鄰里老知而不舉各治以

罪巡捕官員受机興販至三十觔以上亦照前例問
發
一凡兩淮等處運司中塩商人必須納過銀兩領價
方給引目守支若先年不曾上納故捏守支年久等
虛詞奏擾者依律問罪仍照各處塩場無籍之徒把
持詐害事例發遣
一凡偽造塩引印信賄囑運司吏書人等將已故并
遠年商人名籍中塩來歷填寫在引轉買誆騙財物
為首者依律處斬外其為從并經紀牙行店戶運司
吏書一應知情人等但計贓滿貫者不拘曾否支塩

出場俱發邊衛充軍

一各鹽運司總催名下該管鹽課納完者方許照名填拾通關若總催買囑官吏并覆盤委官指倉指囤扶同作弊者俱問發邊衛充軍

一各處鹽場無籍之徒號稱長布衫趕場虎光棍好漢等項名色把持官府詐害客商犯該徒罪以上及再犯杖罪以下者俱發邊衛充軍

凡監臨官吏詭名及權勢之人中納錢糧請買鹽引勘合侵奪民利者杖一百徒三年鹽貨入官

凡客商中買鹽引勘合不親赴場支鹽中途增價轉

賣阻壞鹽法者買主賣主各杖八十牙保減一等鹽
貨價錢五入官其鋪戶轉買拆賣者不用此律
東志鈔勘比驗　遼代二鎮邊商在邊倉口納完糧
草填給倉鈔一本商賚投各鎮管糧衙門照依倉鈔
內銀糧引數或候三四本或五六本填給南京原發
字號勘合一通其勘合限二箇月投司如過限一日
問擬不應罪名如過限半年之上問罪罰穀其倉鈔
原無限期如勘合已經比訖下年投下倉鈔未止問
不應每年終類呈鹽院仍比對勘合倉鈔字樣相同
者闈派場分填完南京戶部原發流通底簿責令該

吏齋文連各商投下勘合倉鈔并流通文簿及記歸
簿派場數目印封赴塩院比驗嘉靖三十一年塩院
曾案驗爲陳愚見以袪夙弊以裨塩法以綏地方事
内開題奉　欽依今後商人投文到司查照違限年
月久近原定限期淮浙照依舊例違限半年者問罪
之外仍以所中引數二分之一每引罰穀四升違限
一年者罰穀一斗一年半者罰穀一斗五升二年及
二年以上者俱止罰穀二斗長蘆山東地土磽瘠穀
價湧貴比淮浙寬減中半等因
一大塩公罪儀淮二所秤掣商塩舊額俱以五百五

十觔爲率又除蓆桶十觔挑河五觔共五百六十五觔過此外若有多餘五觔以下照常割没五觔之上即照夾帶問罪隆慶二年奉塩院馬案驗內開商人赴掣引塩除正數外其餘通計總算自五觔積至二百觔者定以不應杖七十稍有力自二百觔至二千觔者定以不應杖七十有力自二千觔至五千觔者定以徒二年半稍有力自五千觔者至一萬觔者定以徒二年半有力萬觔之外罪亦如之備行本司帖行儀淮二所轉行監掣委官遵行

嘉靖六年御史戴金題：准通行在外各衛及守禦

千戶所今後巡捕私鹽不拘有犯無犯即時連人贓衛則開堂所則解送附近州縣收問贓物變價類解運司轉解戶部敢有仍前玩法違限半月之上不許開衛又送有司者不拘有無入己即照巡獲私鹽不解官者依律坐罪

又該戴金題 准通行大小問刑衙門申明前項律例查照行鹽地方遠近如止是三五爲伴在于本境地方挑擔馱載情輕買食犯該二千斤以上者止依律問斷責令納米贖罪以備賑濟其大夥鹽徒舟載陸運越境興販與應捕人倚托興販巡捕官受財縱

客及令家人子侄通同販賣各至二千觔以上者仍照前例一体問擬庶法令可行而奸弊可息矣
福建運司志凡婦人有犯私塩若夫在家或子知情罪坐夫男其雖有夫而遠出或有子幼弱罪坐本婦
王克敬嘗為兩浙塩運使温州遠塩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遠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汙教甚矣自今毋遠建議著為令

古今鹺畧卷八

徵異

黄帝經序云軒轅殺蚩尤其血化為鹵今解池是也

紀年云晉出公三年大旱地生鹽

春秋繁露云雨多以鹽及美酒祭社

史記天官書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注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匏瓜明則歲大孰也

巴郡鹽水有神女暮輒共廩君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遺以青縷鹽神受而嬰之廩君即立陽石上應青縷而射殺

之天方開明

陵州圖經陵州塩井後漢仙者沛國張道陵之所開鑿周迴四丈深四十尺置灶煑塩一分入官二分入百姓家因利所以聚人因人所以成邑万歲通天二年右補闕郭文簡奏賣水一日一夜得四十五萬貫百姓貪其利人用失業井上有玉女廟古老傳云凡十二玉女嘗與張道陵指地開井遂奏以為神又俗稱井底有灵不得以火投及穢污曾有汲水誤以火投即水吼沸湧烟氣衝上濺泥漂石甚為可畏或云泉脉通東海時有敗船木浮出

張道陵經行陵州山中有十二玉女來謁願奉箕箒道陵知其為地下陰神也謂之曰汝等何以為獻將觀厚薄而納焉玉女各獻玉環徑皆數寸道陵曰獻同柰何乃化十二環為一環徑尺投入地曰有得者即納之時地陷成井玉女爭脫衣而下以採環道陵書符化金翅鳥取其衣藏石匣中玉女遂不得出即陵井也井直下五百七十尺透兩重太石方及鹹水今每年一淘洗須歌唱喧聒然後入否則必見玉女躲居井中不利淘時或絙索斷損皮囊墜落惟于天師前炷香良久自有為掛結者云是玉女之靈也

一曰鹿甘井取玉女美鹿其塩味甘合而名也又俗傳玉女無夫歲取少年擲井中配之否則水竭更名毒井

艷陽洞在陰州城至道覌之後昔天師既誓玉女于井因藏去其衣念藏之未周徑取鎖之石室或謂之藏衣洞々在一巘之下崯呀幽窈晦明交化千態萬狀雖距闤闠不數武而若與人世隔蓋道陵修煉之所也

漢張掖郡郅奇居喪尽礼以淚灑石則成痕著朽木枯草亦皆重茂以淚浸地即鹹俗謂之鹹鄉

詫僊集霍博陸見夢吳景帝孫權求主廟金山在海鹽縣鎮
鹹塘湖令不為民害景帝從之至建炎間又建行宮
于常湖賜名忠烈王愈著靈異以四月十八日誕晨
澉人爭祀之謂之小嶽廟
殷太子名鄭多術嘗咒水成濃醪椰上成鹽
秦記曰會稽王道子為符朗設盛饌朗曰鹽味少生
玄晏春秋曰衛倫猗刈于陽食餅而知鹽生精味之
至
崇仁縣鹹池在司空黃法氍故宅傍法氍于鄉里聚
徒以助陳高祖有功又有奇術嘗变鹽池于家山下

至今水味鹹于他水

石晉時遼主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寔塩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注音巴乾腊肉也

古記云宋大中祥符七年觧州奏觧塩出于池歲收課利以佐國用近水減塩少虧失常課此是灾異不可不察奏入上遣使往視使還報曰臣見一父老自称城隍神令臣奏云為塩池之患者蚩尤也忽不見上怪而疑之顧問左右左右皆以灾害之生有神主之為言上乃詔近臣呂夷簡至觧池致祭事訖之夕夷簡夢神人戎衣怒而言曰吾蚩尤也上帝命我主

此鹽池今者天子立軒轅祠軒轅吾仇也我為此不平故絕池水尔若急毀之則已不然禍無窮矣寇簡還向其事侍臣王欽若欽若曰蚩尤邪神也臣知信州龍虎山張天師者能使鬼神若令治之蚩尤不足慮也于是召天師赴闕上與之論蚩尤事对曰此必無可憂自古忠烈之士沒而為神蜀將軍関羽忠而勇陛下祷而召之以討蚩尤必有陰助上問今何神也對曰廟食荊門之玉泉上從其言天師延即禁中書符焚之移時一美髯人擐甲佩劔浮空而下拜于殿庭天師宣諭上旨曰蚩尤為妖如此今天子欲命將軍

爲民除害如何荅曰臣敢不奉詔容臣會嶽瀆陰兵至彼并力爲陛下清蕩之俄失所在上与天師肅然起敬左右從官悉見悉聞莫不讚嘆忽一日黑雲起于池上大風暴至雷電晦冥居人震恐但聞空中金戈鉄馬之声久之雲霧收斂天日竟晴明池水如故周帀百里守臣王忠具表以聞上大悅遣使致祭仍命有司修葺祠宇歲時奉祀至壽亭侯关廟矣

廣見録云第三十代天師張繼先宋崇寧中應召平解池之崇凡四詔赴闕賜号虛靜先生視秩中散大夫按李燾續通鑑長編曰崇寧四年六月丙子御崇

宸殿以修浚解池百官入賀解池為水浸壞八年至是始創開四千四百餘畦積成塩宝故也以此考之廣見録所載年分不差虛靜之召當在四年之前蓋崇寧冬五年也世傳虛靜平解池之祟以為得神之助斬池中蛟也由是俟有崇寧真君之號琦謂解池神怪之説參諸前史止稱有八年之水君臣以修禳而称賀無名天師平祟之文而兩出于傳記小説一見于祥符時一見于崇寧時二天師之力居多以上所説不同故具列之

解州武安王廟在州城西門外百步許南面中條山北

角硝池按古記建自宋大中祥符甲寅乃王假陰兵破蚩尤時敕修至元祐壬申又敕重修歷元及國朝修飾不一每歲至王嶽降之辰及受封之日晉府及本司運司官各致祭焉

呂枏曰今常平有関公先世塚上有危塔在中條山麓而鹽池當其後

陳繼儒詩黄帝殺蚩尤其血化爲鹵里人上塚時七塚白虹彝進宋正和中作耗觧州土鹽池歲圮耿上十課不登五帝問虛靜師何神格與虛師閞將軍桓桓彪且武俄奏大風作霹靂開而怒拔木池水清

群兇磔作脯帝曰可見手拔雲忽驚覩大身无其庭
修髯飄頰輔從此灑厥靈鹽政無所苦死且滅蚩尤
異耗安足數
平川路廉訪使趙鑄郡王溪翁于大德丁未春重修鹽臺
興寶神祠記有云昔五代初南北割據限以疆界然
幽燕之地鹽絕者歲餘百姓病之忽有姥語人此地
可以煮土成鹽仍教以煮之〻法囊之所病者釋然
而去不數月地失所在求之則無有也居人神之聖
號寔自此始由是公私饒足浮商行賈祈于祠下者
皆如所請靈應如此鑄輒以所欲者陰禱之黎明俄

有告之者曰壹南十里許峽白如春雪者十數頃其厚寸餘趍而視之則鹽也尽驅土人男女輩扶抹春鋪以收之功未竟後融而為水豈神意而我衰助作瑞鹽欽以頌之云云

春渚記聞蕭注從狄殿前之破蠻洞也收其宝貨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蠻人所豢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盂以玉筋擿海鹽飲之每鱗甲中出鹽如雪則收取用酒送一匙専主興陽後因蔡元度就其體試鹽而龍死其家以鹽封其遺体三數日用亦大有力後聞此龍歸蔡元長家云

紹興府志四明山中有不死之鹽又昌化百丈山中玉仙洞古仙人王太伯居之昔人有見鹽數十袋曝于洞口就之不復見人始信爲神仙所居今爲崩石塞門不可入

龍城巖在萬載巖淙九房有石如列仙者以百數有如鍾者扣之鏗然有如硯如琴如華者巖水流注硯中墨橫其上筆閣其傍有石人坐白沙傍作鬻鹽狀或掃去有晌復積

南康志白鹿洞南羅漢嶺石龜尾日出鹽四兩以給寺僧炊人少之夜鑿其口而廣之鹽遂不出又輿地

誌分宜鴉足山勝因寺背有石竅日出少鹽一寺需之後僧貪鑿大其穴鹽遂絕是二事相類然供足以戒貪也

分宜洪陽洞中白沙如鹽傍有鹽翁石涼傘石鼓石帆田坵仙佛之像狀小洪陽洞有石倉石閣石磨之類態不一

軼語考鏡鹽食之死熊而飛鼠齧食之死鼠而肥蠶

五雜俎云蜀有鹽井深百餘尺以物投之良久皆化惟人髮不化

群物異制云好鹽中用皂莢于內雖篭籠盛之無滷矣

又鹽滷甕每一器用皂莢半挺置中則經歲不壞

濯纓亭筆記煮鹽者值火雨則滷汁淡而凝以皂莢少許入滷煎之則成鹽矣

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倭犯瓜洲時擡鹽腳夫百人見倭即用扛奮擊倭不能當各棄刀伏逃走傷倭頗多上官因名為腳兵見揚州志

古今鹾畧卷九

雜攷

鹽說文鹹也大易兌為澤云其于地也為剛鹵毛詩王事靡盬尚書洪範潤下作鹹禮記祭鹽曰鹹鹾鹾音查鹽味厚也鄭注云大鹹曰鹾

世語秦繆公使賈人載鹽于衛諸賈人使百里奚引車秦繆公觀鹽因得見百里奚○春秋僖公十三年會于鹹鹹城也在濮州東南

左傳夢楚之人伏己而盬其腦注盬啑也

騏驥駕鹽車上虞坂遇伯樂而長鳴

東觀漢記賈復為縣掾迎鹽河東會盜賊起等輩欺

没其塩獲獨完致縣中
謝承後漢書云羊續爲南陽太守塩豉共一壺又曰
韓崇爲汝南太守遣妻子麤飾唯菜茹塩豉而已
郄超書云韋安爲河東太守常侍侯覽遣諸王齋書
請託并求假塩也
三輔決録曰苑仲公爲大夫塩豉蒜果共一筩言其
廉儉也
豫章列士傳曰羊茂爲東郡太守出界買塩豉
呉志朱桓卒家無餘財孫权賜塩五十斛以周喪事
列起謙曰恩詔縣則臣塩五十斛供湯藥之直

徐邈字景山爲金城守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軍用豐盈

魏主嗣與崔浩語大戢至半夜賜浩御縹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

古艷歌云白鹽河東來美豉出魯門

徐幹齊都賦皓皓乎若白雪之積鄂鄂乎若景阿之崇

劉公幹魯都賦鹽池漭沆煎炙陽春焦暴漬沫疎鹽自殷挹之不損取之不勁又云素鹹凝結皓若霜華

王粲洛都賦東有鹽池玉潔氷鮮不勞煮液成之自
然
郭璞鹽池賦磊磪磈碌鍔劌其方玉潤膏津霜積陵
岡又爛然漢明晃尔霞赤望之雲蒸即之雪積又紫
淪鹿歒紅華菴光又嗟玄液之潛潤蓋莫知其所生
晉書郭文字文舉河内軹人少愛山水尚嘉遯鹿裘
葛巾邑種菽参挟竹葉大実前鹽以自供王導聞其
名迎置西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逊歸臨安
世説新語陸机云有千里蓴羮但未下鹽豉耳覌但
耳二字語意自明晋三吴乃謂未字誤書為末而以

未下马地名欲与千里对言是未尝阅世説新語也蘇東坡詩云每憐蓴菜下塩豉又云未肯将塩下蓴菜觀此愈見三異之謬見胡侍墅談

陶隱居云五加皮蜀中名白刺顛釀酒主塩人道家用此作灰亦以煑石與地榆並無別法東華真人煑石経曰舜帝登蒼梧之山曰厥金玉之香草朕用偃息正道此五加也又異名曰金塩玉屋山人王常曰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蓄金塩母又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難周巴蜀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久章草即五

加皮也
南史張融作海賦文辭詭激以示顧愷之愷之曰此
賦寔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即注云漉沙搆白熬波
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柳宗元晉問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
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
塍畛畦畹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匀匀渙兮鱗
鱗邐彌紛屬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釃流交灌互澍若
枝若股委曲延布脈寫膏浸潗湒滑汩彌高捲庳漫
攕胃塊決決淩淩遠近混會抵值堤防瀴瀛沸濊櫃

然成淵瀦然成川觀之者徒見活々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澆甘雨密起孕靈富媼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熛結迅譴迴睇一瞬積雪百里晶々暮々奮倩離析鍛圭椎壁驟轉的皪乍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水裂電碎巃從增益大者即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搊者如圭日晶熠煜瑩駭電走豆步盈車方尺數斗于是裒斂合集搴而椎之皓々乎懸圃之巍々皦乎漾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化突之神奇辛不可推也然後驅羸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衆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

以德以貢其務天下也與海之功可謂有濟矣君是
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宝則宮室乃貪豈謂是
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
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德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己百
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
不若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杜工部詩角鹽出井此溪女虞伯生註云夔州奉節
大昌二縣皆有鹽井
寶祐志云唐世鹽鐵運使在揚州冬幹利权商賈如
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為一而蜀次之

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佑詩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徐凝詩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至宋已不及唐之什一今日視宋又不及矣宋景文詩羅錦萬機催貢奩熬鹽千井弄竿盂又雪詩鹽波熬巨浸墝埆界中田用鹽波二字甚新實儀字望之爲三司鹽鐵使與梁顥胡旦嘗會飲于趙昌言榻家第儀每來醉夜半方歸金吾吏候馬首聲喏儀以醉鞭指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石曼卿以館職判海州官滿日載私鹽貨之時禁綱

琉璃市中公然賣學士鹽

賈似道當國常販鹽數百艘至臨安賣之大學有詩云昨夜江頭長碧波滿江都載相公鹺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要許多

元中書令耶律楚材湛然集送錢良親請卿之鹽戟詩云從來鹽利不勞民古昔非財莫聚人此去勿孤天子德功名勉力趁青春

焦氏說楛自岱山及二天雷皆取海水煉鹽所謂熬波也宋人茶馬表摘山对歷碾余謂亦可对熬波又鹽曰金鹵茶曰玉茸又鹽爲天藏茶作月團

戴氏鼠璞西漢中食貨志猗頓用盬鹽池也予鹽造盬故盬音古予觀來徵注王肅麤盬々不堅固也謂羽注鹽不攻緻周礼鹽人共其苦盬杜子春讀為盬謂鹽盬直用不練治以詩礼註觀之則盬乃鹽池二訖似矣然海鹽練治後成其為鹽也難壞池盬出水即成其為鹽也易坏其理一也

朝野僉載唐龍朔已來人唱歌名突厥鹽後周聖歷年中命閻可徵知白奴突厥翻動漢使並沒主知徵為可汗突厥鹽之應

曲有陳勒鹽洪容齊云唐曲又有黃帝鹽白鴿鹽神

雀鹽歸國鹽唐詩更奏新声刮骨鹽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用修引戴記鹽諸利之鹽音艷鹽者艷之声轉也薛道衡有昔〻鹽詩微之詩葉奴歌淅〻又訛為淅〻矣

曲名有烏鹽角江隣幾雜志云始教坊家人市鹽得一曲譜于子角中翻之遂以名焉戴石屏有烏鹽角行元人月泉吟社詩山歌聒耳烏鹽角村酒柔情玉練槌

楊升菴云梁樂府夜〻曲或名昔〻鹽昔即夜也列子昔〻夢為君鹽亦曲之別名然閩中人謂好為鹽

曲有阿鵲鹽之類

升菴集唐岑參詩鴈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方向云鹽澤人皆知之醋溝人所未知也非惟人未知方回蓋亦不知為此言以掩後人耳攷闞駰十三州志山氏城北為高踰淵又東北醋溝水出焉水在中牟鹽澤見漢書　郭緣生述征記醬魁城至醋溝凡十里

元貴尋之在渤東見賣鹽婦姿態吳儂掌詢之乃山東良家子也夫死于兵轉徙至此因作賣鹽婦行有云妾心如水甘貧賤弓鞋踏破終不怨得錢糴米供老姑泉下無慚見夫面

会稽揚維禎賣塩婦行 云賣塩婦百結青裙走風雨

雨花灑塩〻作鹵背負空筐泪如楼三日破鐺無粟

煮老姑飢寒更愁苦道傍行人因問之拭泪吞聲爲

君語妾身家本住山東夫家名在兵籍中荷戈崎嶇

戍明越妾亦萬里來相從年來海上風塵起楼船百

戰秋濤裡良人賈勇身先死白骨誰知塡海水前年

大兒征饒州饒州未復軍尚留去年小兒攻高郵可

憐血作淮河流中原封疆音信絶官倉不開口粮缺

空營木落烟火稀夜雨殘灯泣嗚咽東隣西舍夫不

歸今年嫁作商人妻繡羅裁衣春日低落花飛絮愁

涤閨妻心如水　甘負賤辛苦賣塩終不怨　得錢雖米
供老姑泉下無慚見夫面　君不見繡衣使者浉河東
來諸匹欲覌民風莫弄吾儂賣塩婦歸朝先奏明光
宫

楊銕崖海鄉竹枝歌　潮來潮退白洋沙白洋女兒把
鋤耙苦海熬乾是何日免得儂來爬雪沙又賴雨似
墨双脚頳當官脱褲受黄荆生女寧當嫁盤瓠誓莫
近嫁東家亭

汝涯郭五常塩丁嘆云　煎塩苦煎塩苦瀕海風霾恒
帶雨焦赤滷望草根枯灶底之柴空積滷借貸無從

生計珠十家村落逃亡五曉鹽苦曉鹽苦水漲潮急
灘淺膠雪花點散不成珠池面平鋪冬泥土滷執丈
牒吏敲門私負公輸憑何補兒女咽嗚夜不炊翁嫗
憔悴衣藍縷古來水暵傷三農誰知鹽丁如此苦我
欲挽回太古風除慭殘徐無足數且以仁撫摩且以
義鼓舞勿使心如墨勿使政如虎中和一致雨暘時奐
曉何妨施斯溥
又憫鹽丁云吁嗟乎鹽丁兒挪沐汞風雨瘠田不堪
耕爬鹹惟淋滷了課方自需升米鹽斗五吁嗟乎鹽
丁婦炊灶烟漆膠無眠且無食頭蓬面若土破裙不

捲膚那得尺布補柰何催科無停時擧家呻吟声綾
擾我来司塩職始悉塩丁苦為尔抱不平試聽從容
数豪侠商人妻特羅嬌欲舞輕桃富家郎飽食気吞
怖苦楽太懸絶顛祈離照淳
千頃生署炎發石門為挑塩嬢行单笑盧啼聒碎夢
恰為朝輿推逢桃烟鬟霧鬢胡隊々業擅鹽販珠冲
冲短衵老衩不成服職累献炙几粿蕪半筐孩絡或
襁負犇浪洛浆拈快風更有嬌聳斬結禍不借跣兜
鞵弓朋荒艱那每奚後恩媪數詈泪色睡亟挑市集
换蚨青餐来未果去息々郎候弟楹爽海沙宵征預

古蚁捎扛花封氷箪氷肌倩可但憂祇惜竈穷
恩山王雄伯英題寧海塩塲图云大江横界東西浙
塩塲如棋對分列伊誰倡此摧海誅流禍千年犹未
竭古称孚貨斯賫民鹵肤之苦难具陳日微月飲侑
常課未死勿用辭勞辛剢兹煑海本人力人力不濟
奚足惜眼中忍見顛連泯飢寒不恤公私迫破屋何
曾歷雨風晚粟未得飢腸充刮泥常虧滷漉費米薪
豈給煎熬功從此遷延日無卯公家不了私家債流
離却癒骨肉分後業又悲家計坏百年去住誠兩难
服勤黽勉沙塗間陰晴晝夜靡遑息老幼女媍無唯

賴天時既屆旺煎月暑氣如湯圍酷烈煬煤烟炭塵滿身燒灼薰蒸汗流血翔風結慘天崢嶸此時淋漉雖為情日寒風冷鹵池凍皮皴肉死骨髓凝苦樂自有生受所荼毒何須怨寒暑灶烟未滅釜未乾門外催撳急風火課成相戒輸官倉鹹司折閱不可當況廼逃荒有荒纇賣鬻轉展俱賠償賤鹽存積缺歲月水火烟成場消折老鹵告訴悲咆哮撇掉無寧完災雪亞鄉自是今伊周任重每先天下憂觀風再到兩淛地首為灶戶袪煩悲痠還重念灶家肯戴命冊青八其景農桑耕織與流民事吳古先功則玨一圖各

么、八、合詩万机覽罷與長皆致君澤民易及學幽風
風無逸非虛辭公今仙去不可作披圖誦詩双洞落
安得黃金重鑄公歲々勤勞良不惡
兩淮運司志八卷御史、載德命訓纂鄭仲達等撰、
鹽政志十卷御史朱廷立運使史紳教授陳克昌等
修兩淮鹽法志、十二卷御史楊選延江都史起蟄儀
真張槃二李康蔡鹽法便宜都御史耿九疇撰長蘆
運司誌七卷為運使郭五常編山東鹽法志四卷運
同查志隆撰八閩鹺政誌

西吳秀邑南薰里人玉水汪砢玉凉崑甫手輯音
崇禎壬申春服闋無資補原職伏養著述